月沙集 七

戊戌辨誣錄
奏
呈文

共二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戊戌辨誣錄

初贊畫丁應泰與經理揚鎬有郤參論鎬喪師
辱國革任還 宣廟保留上奏 奏公所製也崔
天健齋去應泰又以築城事搆陷本國本國上
奏辨白亦公所製也李相元翼齋去至戊戌九
月初二日應泰又上參本搆誣本國極其狼藉
蓋應泰怒本國救鎬醜詆誣揑罔有紀極 皇
上下廷臣議 天朝論議甚峻至遣徐給事觀
瀾查問而總督邢玠陳奏丁應泰剃看剪髮激
變等事 宣廟席藁不視事國內震悚一擧
憤欲死將遣使陳辨奏文 朝廷極選一時能
文之士數三人各製以進擇而用之遂用公所
製以兵曹判書李恒福擢拜右相爲上使公以
兵曹參知亦陞嘉善爲副使入北京呈奏稿於
兵部則兼尚書蕭大亨招謂使臣曰何來遲也
皇上見丁贊畫參奏及海東記畧置於香案待
爾國奏及辨久矣使臣對以方物不能越站計

程而來云則尚書曰爾國方被罔極之說上奏
辨白一刻為急何用方物乎閣老流鏞朱廣等
見奏文及呈文皆點頭稱賛曰好文章明白明
白指奏文中稱祖稱宗一款曰老實老實告君
無隱　朝鮮真是禮義之邦也　皇帝覽奏下該
部奉　聖旨兵部會同部府九卿科道看議來
說三十九衙門官員會議於東閣公一夜之間
搆草各衙門呈文譯官李彥華寫字官李海龍
等分寫三十九件翌曉進呈於東閣閣老以下
諸官填啣　闕庭競相取見大加稱獎遠近聞
者亦爭來謄寫而去諸官復議中有伏見朝鮮
國王奏文明白洞快讀之忠肝義膽令人涕泣
涔涔欲下等語及議入　皇上即降明旨洞辨
快雪兵部奉　旨馬上差人報喜本國先來譯
官亦星夜馳來東征大小將官來賀　宣廟皆
稱奏文好文章　宣廟郎招先來譯官於差備
門外　教曰昨夜二更因萬經理飛報已聞
聖旨予喜甚達夜不寐仍問使臣安否及還
朝郎　引見獎諭特命加階賞賚甚優其後
本國人魯認漂到蘇杭南中士子皆誦此奏曰

朝鮮李稟文也〻崇禎己亥冬至使洪命亨之
行廣寧王四士子亦書此奏來問公安否云丁
應泰參奏 天朝各衙門識
覆及前後 聖旨俱附于下

贊畫丁應泰奏本

贊畫主事丁應泰謹奏為屬藩奸欺有據賊黨朋謀
已彰事臣恭望 天闕叩謝 聖恩第未蒙 俞允
歸籍而臣八月初九日發遼十三日渡江沿途傳聞
揚鎬死黨及朝鮮君臣黨結揚鎬欺抗 皇上具本
保留而朝鮮數年奸欺的據行次夾江中洲臣見豆
黍豐美詢之遼人在道者曰先年朝鮮與遼民爭訟
之都司屢經斷案鮮人不平萬曆二十年遂令彼國

世居倭戸往招諸島倭奴起兵同犯　天朝奪取遼
河以東恢復高麗舊土等語臣聞之不勝駭異行次
定州臣從役以布數尺換鮮民舊書名海東記略臣
按其書對馬島諸郡諸浦或受圖書約歳通倭船互
市或受朝鮮米豆至納紬布千匹米五百石于伊勢
守轉達日本國此皆獻納互市之實跡也且國王諸
酋使船有定數接待諸使有定例有倭使船大小船
夫有定額給廩書有職掌迎送供宴有定議往來道
路有程里是朝鮮之與日本諸使殷勤備至矣紬米
之說有據而招倭復地之說非虛語矣朝鮮應科人

習三經則詩書春秋也旣知春秋大義則當謹奉
天王正朔何爲又從日本康正寬正文明等年號大
書之小字分書永樂宣德景泰成化紀年于日本紀
年之下則是尊奉日本加于　天朝遠甚而書又僭
稱太祖世祖列聖聖上敢與　天朝稱祖尊上等彼
二百餘年恭順之義謂何而　皇上試以此責問朝
鮮彼君臣將何說之辭今朝鮮國王姓諱暴虐臣民
沉湎酒色乃敢誘倭入犯愚弄　天朝復與楊鎬結
黨朋欺　天子我　皇上寬仁不忍加誅討而　天
鑒祖靈必奪其魄而斬其後矣然臣于先年東征諸

臣有深根焉在昔宋應昌李如松等而今邢玠陳效
麻貴等久住朝鮮豈云未見此書未聞此語若匿書
緘口卒不爲 陛下一言之盖與朝鮮君臣結交爲
奸綢利邀功無人臣心可以無臣心之人而使之禦
外倭分 主憂臣知其必不能也
上使啓曰辨誣之外必有許多陳辨應教申欽長於
文辭明白剴切如以申欽爲書狀官則似爲便當
答曰曾見申欽所製咨帖不至太好不必以此人爲
書狀官況奉使在外尤難改易予意今之善於詞命
之文者莫如李廷龜觀其文寫出肺腑曲盡誠懇蘊

籍典重此眞能文之士其爲人也亦頗有計卿若以予言爲不虛或陞副使別爲帶行國事爲重餘不可計但其人身似有病在卿量處 回 啓曰頃日臣與副使洪履祥等論此事欲以李廷龜帶行而臣之愚意以爲李廷龜方以承文院提調專掌文書之事故不敢以李廷龜爲請申欽所幹不緊故如是 啓請矣今承 上敎此實臣等之所願而不敢 啓者也其人雖有病當此時未顚仆豈可以病爲辭惟在 上裁 答曰當身則雖不敢言病若實有病則萬里之行豈不可悶乎陞品副使帶行可矣

翌日 傳曰兵曹參知李廷龜加資陳 奏副使差
下郎日政工曹參判擬望 受點以年少驟陞陳疏
乞免則 答曰人君用人豈在於年齡資級此行副
使非卿不可國事甚急卿宜勿辭

丁主事應泰參論本國辨誣奏戊戌冬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奉職無狀横被惡名席藁待
命無地自容懇乞 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
察以雪寃痛事臣竊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雖得
罪於父猶當盡其誠孝開陳情意固不可疑懼蔽隔自
阻於慈愛之天臣待罪藩邦遭遇 聖明過蒙生成涵

育之澤有呼必應無願不遂優恩異渥視同內服慰諭警飭如父誨子臣安敢以疎遠自外煩瀆爲嫌而不盡所懷於君父之前乎況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今臣冤悶不啻疾痛矣臣請大聲長呼一言而死曰者賛畫主事丁應泰以築城一事搆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西望雪涕怵惕俟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誣揑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　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爲結黨揚鎬朋欺天子或以爲剋憤求援移禍　天朝嗚呼其亦慘矣是

果人臣所忍言所忍聞者乎臣讀之未終心膽墜裂跼天蹐地罔知所措人臣有一於此萬死猶有餘罪況兼之乎臣既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唯當早正王法以謝天下第以一死圖甘而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生爲逆臣死爲逆鬼窮天極地之痛無以自雪而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夫天高地下君臣位矣子孝臣忠人道立矣自有生民以來便有此道理一日而無此理則人之類滅矣臣雖至愚極陋受天之畀猶有性情亦知天之高地之下臣之當忠子之當孝人之所以爲人禽獸之所以爲禽獸其於君臣父子之

道講之素矣自先臣數百年來恪守侯度荐被 皇眷
嘗以禮義忠順見稱於 天朝以至於臣雖致寇喪國
墜失基業顛沛流離死生危急而拱北之心如水必東
區區一節自謂不愧於天下有辭於後世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誣乎疏中所論言亦汚口誠不
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然 君父之前固非妄言之地
是非虛實此心難欺有罪無罪 皇鑑在上臣請逐一
條陳伏願 聖明哀憐垂察焉謹査日本一種在東瀛
之外海道杳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
小邦不幸與之爲隣彼以舟楫爲家寇抄爲事飄風飄

忽往來無常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
爲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爲榛莽先臣康獻王
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其竊發池絶海遠動
静聲息無從詗得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剌我互市
來欲南邊遂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
亦有夤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虺爲生靈
計遂許以關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悦其心於是
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藺僧之還
付送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求使甞遣陪臣申
叔舟往日本通諭而來盖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

弱丙仍探聽賊情報聞 天朝此固有國之所不免而
亦 天朝之所已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
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爲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逋歸對馬
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拏送遂獻俘于 天朝嘉靖癸未
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
獲於小邦卽獻俘馘及所擄漢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
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 朝廷奬賞此皆
小邦爲 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
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
效藩屛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

浦鹽浦等地以爲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
之探報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
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夤緣結幕者[illegible]販潛接
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
小邦鈐束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繁滋至正德庚
午三浦之倭作亂殺薺浦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
滅自後絕不許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九年今乃
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
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是誰欺者非欺天乎至於海東
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

地圖遂因其本纂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爲一冊名爲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迹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爲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迹因謄出一編以爲異國奇聞而今乃以覆詆之齗齗作爲陷人之奇貨掊摭流聞揑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則尤不足多辨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 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爲 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言元年卽正統六年云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卽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

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
疑於尊周之義乎況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
是乎且書中旣稱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旣云
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於皇 聖朝一統萬邦普天率土聲教俱
曁而獨此小醜敢有僭號自帝其國以抗 天紀是實
臣子之同讎萬國之共憤況臣最近 聖化涵育 殊
恩服事謹奉之義天下所知而今欲以不經小說敢眩
天聽聖鑑孔昭豈容誣罔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
文之末何以揭 天朝成化紀元乎此亦不待辨說而

自明矣且其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書而泛論古昔待
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眇
甚矣而今欲執此爲罪案目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寃乎
況其書中所謂欺誑眞僞變詐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少
咈其意便發憤言地絶海隔難審情僞等語卽小邦待
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
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傚　中朝多有僭擬至我先臣
康獻王凡有干犯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
不謹以爲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
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

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
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
臣以來血心事 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
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 天使之來有迎 詔儀陪
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 聖節有望 闕之禮率皆虔
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 天威是皆祖先相傳之
制而毫髮不敢怠忽者也以至閭閻下賤三尺孩童纔
辨一語便知 天朝未解隻字先習 正朔各樣文券
公私簡牘皆奉年號習為恒式此蓋常經通義撐拄宇
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愚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

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哉況茲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　中國小邦事迹班班可見且兵興七年之間大小衙門及各營將領往來軍兵及買賣商賈項背相望表裏無間小邦所爲纖芥難掩情意交孚萬里咫尺臣安敢以有爲無自陷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氷合之後漫爲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　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顚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　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愼守其

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
革往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
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至
曰招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罔極至於
是乎最所冤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簒君稔惡陰懷
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脅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辭兇
慘非臣子所可聞臣拒以大義斥絶其使卽具　奏馳
聞事迹昭然今不必再有煩辨逮至壬辰賊遂空國而
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火臣五廟蹂躪長驅
悉甲以西是其射　天之計固非一日而蓄謀藏兇乘

時而發其視小邦特是一齎臣於是時旣不能力抗兇鋒死守封疆而匹馬蒼黃狼狽西陲初豈有一毫圖存之念哉只欲歸死於　父母之疆耳古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　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亦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於理近乎否乎若然　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　上之屬國小邦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以此以彼俱無所據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

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
漸跌他議或間懇乞專任以畢　天討是臣區區保無
他意臣失職辜　恩方俟嚴譴尚安敢結黨朋欺以重
臣罪且贊畫東來亦嘗　帝命再疏三疏籌度何事督
撫按鎮殆盡一網東征將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
且懼東事之幸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疑沮諸將
解體無復有激勵奮發之志其主意所在盖可知也即
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
藩之外臣也迹不入於　朝無毫髮之援所恃者吾
君也只恐　天日之照未及於覆盆而慈母之杼或投

於三至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惟此一心炳然如丹雖
萬被汚衊亦可以無愧於中第所自憐者臣守義拒賊
矣死不變雖此喪敗而終以引賊反　君受誣臣謹奉
天朝一遵　法制而終以不奉　正朔受誣臣期滅讐
賊義不共戴而終以交通倭賊受誣臣竭誠攄忠開陳
無隱而終以結黨朋欺受誣使先臣二百年事　上之
誠至于臣身而都喪環東土數千里淪爲禽獸之區是
臣不惟獲戾於　聖明而又得罪於倫紀爲萬世之罪
人得罪於祖先爲一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爲一國之
罪人縱使讐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安歸伏

願 聖明天地父母曲察微臣痛迫之懇將臣所奏
特下公庭另行査辨事果是實 亟正臣罪以肅 王
法如係寃枉 亟賜昭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
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情隘辭蹙言不知裁臣無任
瞻 天望聖痛泣哽塞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呈文

呈徐給事文

朝鮮國議政府領議政柳成龍等謹呈爲仰陳實狀冀
賜昭察事小邦不幸天篤降割兵禍之慘至于七年而
靡定幸賴 聖天子惻然哀憐動天下兵不以爲擾犒

銀餉粮不以爲費終始拯濟再與生成使東方百萬生
靈免爲魚肉以至于今 天威烜赫寰宇震動重臣總
戎臺憲按節催兵督餉冠盖相望師期指日偉績垂集
小邦臣民方感戴 洪恩拭目盛舉不期撫院楊爺受
任未畢遽爾回籍小邦之人徊徨究悶無所控訴職等
請粗陳實狀上年倭賊蓄銳潛師襲破閑山悉兵攻
繼陷南原全州以北次第潰裂兇鋒豕突遍滿三路長
驅之勢迫于漢南都城洶懼莫保朝夕惟時撫院楊爺
自平壤單車疾馳冒入危城中飭諸將慰諭餘民談笑
雍容人心自固悉撥精銳摧遏賊兵一 捷於稷山而京

城全再慶於青山而湖甸完賊遂褫魄喪膽狼狽而逃
此盖人所難爲而小邦之得有今日皆其力也及督府
邢爺進劉城中指授方略監軍陳爺按節督戰撫院以
文職大官擁兵南下被堅執鋭深蹂戎馬之地暴露虎
穴過十三晝夜砲丸如雨矢石交前而堅坐不動爲士
卒倡唇焦面黑督戰益急遂焚燒内外砦柵斬獲千餘
首級使賊酋清正窮蹙乞款渴餒幾死此盖曠世之奇
功而不幸天時不助雨雪連日士卒凍傷軍容漸疲兇
援外添賊備内固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得已相機麾
師身自爲殿其英聲義氣在人耳目邉上軍民至于今

感歎咨嗟自是兇賊畏威邊民鼓氣是其一戰之功未
必非再造之基其謂之不能全勝則是矣謂之喪師則
千萬不然天日在上豈敢虛妄惟是撫院銳意討賊一
力擔當盡瘁忘私不避艱險任怨敢為束下甚嚴各營
官兵歛手縮氣遵奉約束不敢科擾發號施令之際豈
無一二不便於其心者哉遂至造作飛語轉展流聞至
於上徹　天聰大局將結中道革回督府監軍兩爺又
不免情外之言此小邦大小臣民所以含冤茹痛直欲
籲天而無從也茲者老爺親擎　綸音遠覆荒域霜威
所及無不振肅既以會勘為任是非虛實自應不逃於

明鑑而小邦羣情不得不陳伏願老爺留心傾採將小
邦悶迫之悃轉奏　天陛使當事効勞之臣得申橫誣
不勝幸甚

百官呈監軍御史陳　效文　戊戌九月

朝鮮國領敦寧府事李山海等呈爲痛陳悶迫危悃冀
賜昭雪橫誣事職等竊聞丁主事題　奏一本醜詆小
邦加以惡名有非人臣所可忍聞職等驚慌失措心膽
墜裂直欲籲　天而無從也職等俱以庸瑣當國家危
亡之日不能捐身殺賊忍與君父之讐同戴一天敗國
亡家偷生至此揆之大義死有餘責而獨其所恃而自

立得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只是君臣倫紀出於恒性
有不容泯滅而一朝蒙此惡名是舉國臣民俱入於無
父無君之域職等誠欲蹠穿奔走號哭於 軒陛之下
而 天門萬里無路自達職等請披肝瀝血痛陳情事
先伏斧鉞之誅於行臺以謝人言小邦雖極僻陋世被
列聖東漸之化其於君臣父子禮義廉耻臣之當忠子
之當孝不待智愚而皆知之是蓋得之父師之遺風得
之天性之固有初非有待於作爲也寡君之莅國今三
十餘年自受 命以來恒懼不克負荷以貽 皇上之
憂勵精學問銳意治務弋獵遊畋之娛鐘鼓聲色之玩

一切不經於心而其憂勤惕厲夙夜不遑者一則事
大二則勤民遭際　休明蒙被　皇眷沾太平之餘波
席累葉之無事恬嬉既久民不知兵壬辰之初賊酋秀
吉陰謀射　天脅以假道寡君據義斥絶陳　奏情狀
遂爲狂賊所迫顚覆至此而區區一節如水之萬折而
必東雖流離悤遽顚沛危迫之際自守益堅之死不悔
血誠呼籲只欲歸死於　父母之邦此則可以有辭於
天下而其情誠可悲也天地鬼神所共鑑臨其可誣乎
忠悃上徹　天心感悟嘉其效節無貳憫其播棲莫振
調兵發餉終始拯援扶植生成以至于今自惟小邦何

以得此於 天朝寡君常晨夜雪涕感戴 洪恩恒以
爲祖先數百年來血誠事上之效於今著矣其所以竭
忠圖報者益自砥礪于心而惟是時勢艱難羣臣鄙劣
不能自强恢拓使寡君貽憂於 聖朝前後 嚴旨敎
戒丁寧或責之以衰微或警之以弛廢此皆職等之罪
而至於臣節一事則亦未嘗見疑於 天朝也頃以譕
院楊爺擔當東事一心討賊旣撫定遺民於崩潰之際
又摧破賊鋒於猖獗之時而且調集兵粮以圖再擧小
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革回軍民失望邊議未定
大事將誤寡君爲是懼將一國人情數 奏保留兼陳

危急情形以冀亟行 天討是特報功之公議討賊之大義何嘗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不然則求媚於己去之經理觸忤於方臨之贊畫輕犯羣議之鋒自陷朋欺之罪天下寧有是理曾不料因此一事受此寃痛之誣使小邦君臣上下遑遑悶迫若無所歸咸欲剖心輸肝以雪危衷而不可得曾謂 天朝有如此議論乎小邦與日本隔海對壤自麗季及于國初跳梁竊發侵掠無常東南之民不得安枕小邦既不幸與此賊爲隣雖以兵力防守猶未能遏其鴟張則間有因其往來求欵或許以關市以中其慾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因探聽賊

情報聞 天朝羈縻不絶為生民計此固有國之所不
免而亦 天朝之所知也惟其如是故凡倭賊大小動
静小邦無不節次陳 聞在嘉靖年倭犯浙江小邦截
殺於海中馳獻俘級前後非一屢蒙 朝廷奬賞此皆
小邦數百年來憑藉 皇靈竭力殫心一以捍禦一以
輯寧以粗效藩屏之職要使兇心少戢邊境稍安而
聖朝東顧之憂亦或因此而小紓今所謂海東記略者
小邦當成化年間有陪臣申叔舟得日本倭僧所記其
國風俗世系地圖一本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接待倭
奴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以備異聞其書之

出已過百年職等有未詳記而況小邦敬事 天朝之誠 天朝一統萬邦之義昭如日星天下所知而顧以荒僻無據之說亂之至於因其書來朝之語而指爲相朝因其書賜米之語而指爲納貢創出臆斷揑飾虛辭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小邦臣民之所以痛心疾首不如無生者也小邦本欲倚仗 皇威剪滅仇讐以申區區之義而今乃得覆載不容之惡名是則討賊爲外物亡國亦餘事 皇鑑在上想已洞燭寡君忠赤自應暴白而臣子之心爲如何哉寡君自聞此言跼天蹐地如不自容屢下哀痛之書殆有不忍讀者舉國人心無不

驚駭遠近遑遑若將崩潰悲夫深讐未復極痛在身而
意外寃枉至於如此天乎天乎此誠何事伏惟老爺按
臨小邦亦旣有日小邦情事無不曲察小邦其果誘倭
入犯乎其果愚弄　中國乎其果交通倭賊乎其果結
黨乎其果姦欺乎　天鑑孔昭十目難掩職等偪塞塡
胷言不知裁主辱臣死義固當然雖斧鉞在前敢有二
辭老爺秉公持正三軍敬服東民薰德拭目風彩今日
小邦百萬生靈之命脉俱係老爺伏願老爺俯察情悃
痛雪汚衊轉奏　天聰亟定公論俾小邦得以自立於
天日之下千萬懇祝之至擬合呈稟爲此合行具呈伏

請照詳轉　奏施行

呈閣老諸衙門文戊戌冬為陳奏副使在北京作

謹呈為懇乞鈞慈曲察危悃轉奏　天聰早賜昭釋特降明旨快雪誣枉事職等賫捧國王陳情血奏一本已經進獻訖敢將寃痛悶迫之情仰籲於閣下伏惟閣下試垂採焉竊念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倫紀也人苟得罪於此則人不能為人而終於禽獸之歸矣以身則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如亡尚何忍容喘息於覆載之間哉小邦不幸酷被兵禍上貽　天朝東顧之憂于今八年矣寡君自以失職罪大恒惴惴不自寧處惟願粉

身糜骨臥薪嘗膽圖滅此賊以效臣節於萬一而横被
惡名至於此極是自殷師肇國以来所未嘗聞者雖在
平人殺身不足以自雪況以千乘之君有社稷土地粗
知君臣禮義之分而一朝與冠裳生齒胥陷於無父無
君之域寡君之心當作如何而為其臣者又當如何也
寡君自遭此誣憂惶震悸無地自容席藁因服西向待
命到今月又年矣近者征東諸位老爺丁寧慰勉曲為
開釋寡君上體　皇上之明命俯察討賊之大義雖抑
心強情勉起署事心神飛越志慮焦煎有似水火叢身
鋒刃迫膚殆不能忍耐於須臾也以此上下遑遑無不

驚駭羣臣反首拔舍小民相吊於野氣像愁慘若無所
歸嗚呼此誠何事小邦積敗衰微不能自強以致前後
科評亦或有情外之説　聖恩寛大輒賜伸釋推誠不
疑扶護到今有罪無罪　皇鑑孔昭搆揑雖巧　聖明
自應洞燭然人臣既被此名是為極惡大罪之人寡君
之心其安敢倖恩而自赦也哉況今日之誣又非前日
之比其百端羅織亦已慘矣情事之顛末備陳於原奏
倘蒙下察自可一一立辨今不必再有煩瀆最所冤痛
者寡君受　命以來憂勤惕慮夙夜不遑恒懼不克負
荷以累　聖天子付畀之重勵精學問勤卹民隱莅國

三十餘年未嘗妄殺一人而弋獵遊畋之娛鍾鼓聲色之玩一切不掛於心卽其所性然也自被兵以來秉心刻苦寢處湫陋減廚膳以補軍餉停例獻以紓民力常叩心灑血圖報　皇恩奔走於　天朝諸將臣之門日不遑暇疾病勞苦未嘗自豫雖軍丁僕隷之微無不致敬盡禮不敢毫有怠忽則　天朝將官軍兵所共目見今乃以沉湎暴虐目之蒼天有知赤心難欺言之罔極乃至是乎然此則寡君以爲累止身上只自省惕不敢仰辨而惟是擧國之人寃痛欲死耳至於所謂通倭犯上等語是果何等罪惡而當蒙何等刑章耶言之者不

可以疑似而妄加聽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姑置一被此名則人臣之義惟有死與辨耳不死則當辨未辨則當死其烏可苟焉而已哉小邦本緣守義拒賊罹此喪敗設令終不支撑自此淪沒猶爲死義之鬼此名未雪則雖快剪深讐盡復全疆終爲叛君之身此寡君之所以日夜腐心直欲超肯自列於 天陛之下而不可得者也抑有一說今日之誣小邦是不過執一書爲罪案而小邦恪事 天朝之義是實天下所知不須煩引他事就其書而證之亦足以明其誣序末揭成化卷尾書弘治年號是果不奉正朔乎於其遣使也書來朝於其給

粮也書賜米於關伯書死於國俗書變詐書欺誑是果
尊奉日本乎且其本記仍用僭稱年號者只是仍其所
記而爲之編次故書之凡例有曰日本紀用其年號琉
球紀用　中國年號云者卽其義已昭昭矣是果奉日
本年號而然乎其書已經一　睿覽呈進試取而考之立
可辨也況燒夷廟社魚肉生靈八年以來抗賊者何事
而今反謂之誘倭同犯閤下亦旣博觀前史古今天下
寧有是乎小邦之人雖瘡痍溝壑朝夕死亡而惟是君
親倫紀炳然不昧咸欲憑仗　皇靈剪滅仇讐以伸區
區之義而今遽陷於惡逆之坑不惟小邦情事誠可哀

憐抑 天朝七年拯濟之大恩終歸於保護叛逆之區
豈不痛哉職等之來也寡君涕泣拜 奏瞻天跋踖只
待 聖旨以决死生倘不得快雪此冤則職等誠不忍
生渡鴨水歸見寡君也不泯者天理難誣者公議幸惟
閤下以仁人在高位匹夫不獲思有以濟之今日擧國
之含冤非特一夫之不獲則恢公議洗積誣亦非度外
事職等蹠穿西來刳心叫冤以冀大人君子之動心非
閤下將誰望顧以槐閤深嚴閽人有戒遐邦賤蹤無路
得溷於軒陛之前徊徨跋踖蓋有日矣今幸路左仰瞻
衮舃玆敢不揆僭越大聲長呼事實可驗而情則戚矣

伏望閣下曲察寡君原奏俯諒敝邦事情善為敷奏特降　明勑昭回雲漢快賜伸雪使東韓百萬生靈復見天日之光一以昭釋前疑一以激勵後效則專力結草死猶生矣情隘而不能盡言嗚悳而不暇擇聲伏惟閤下哀憐垂察焉職等不勝嗚咽痛迫之至伏請照詳轉奏明降施行

呈兵部文

謹呈為仰荷恩慈曲許昭察懇乞轉奏快降　明勑以慰舉國人心事卑職等寃痛悶迫之極不揆事體昨於公庭之會唐突呼籲干冒威嚴罪固難逭伏蒙老爺不

以僭越爲罪虛襟開納温語慰撫卑職等相與涕泣感歎曰我　皇上明見萬里在廷諸老爺開誠秉公又皆如此今旣　命下公庭博收諸議天下之公是公非自應不逃於明鑑小邦之深寃極痛必得快雪於今日退伏館舍叩首竢命第有一事不得不更煩於大部小邦寃痛之情則寡君之原奏下矣咨文進矣職等之籲疏呈矣遑遑汲汲之狀槩已申煩矣譬如身在水火中者之不能自拔而求濟於人今旣大聲哀鳴矣老爺亦旣聞而知之矣不審老爺於此其或眞知其寃枉悶迫而眞有所動心否乎如果眞知其寃而眞有所動心則其

所以惻然哀憐思有以湔洗拯拔者宜無所不用其極
上年小邦亦被科參抗奏陳辨其時　聖恩卽許伸雪
而大部奉　旨移咨片言隻字皆出　皇恩寡君則雖
極感泣而舉國之心猶有所不釋然者何者咨文則獨
寡君與該管陪臣知之不可家諭户說至於　聖勅之
降則寡君躬率百僚肅迎郊外一札雲章　天渥遠暢
大小臣民快覩爭先積誣舊汚咸與維新是則咨會之
與勅諭在　天朝無甚輕重而於小邦遠近瞻聆所係
極大況今日之誣視上年不啻萬萬者乎寡君與一國
之人俱在覆盆以職等之歸為再生之期喁喁懸待日

復日矣今者倘或依例議下泛然咨會以一紙該部之文歸報於寡君則其何以洗覆載難容之惡名而雪舉國窮天之寃痛乎惟我 皇上念小邦忠順不憚動天下兵又不惜費八年力以再奠小邦於覆亡之後其何惜一言開諭忍使二百年忠勤之屬藩終於禽獸之歸也惟在大部禀覆之如何耳仰惟老爺旣已亟稱其寃矣又能明知其誣矣伏望善為敷奏特降 明勑使一國之人快釋羣疑欣欣然咸有更生之心則 皇上如天之仁覆冒海隅而老爺義聲垂於不朽豈不幸甚亡一辱臣死義固當然潰擾之誅卽所甘心伏惟老爺哀其

情而恕其僭職等不勝哽塞懇迫之至伏請照詳轉奏
明降施行

附 皇朝覆題

皇朝兵部等衙門尚書官蕭大亨等謹
題為奉職無狀横被惡名席藁待 命無地自容懇
乞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察以雪寃痛事
兵科抄出朝鮮國王姓諱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
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議了来說欽此欽遵除各
衙門註籍諸臣不到外臣等遵奉 明旨于本月初
五日齊赴東闕臣等會同看朝鮮該國是否通倭

應勘與否煩各出一草直書簡明數語以便入疏具
覆謹此啓知　後府都督掌府事徐文壁　右府都
督僉事彰武伯楊世階　中部掌府事靖遠伯王學
禮　戶部尚書楊俊民　通政司使范崙　大理寺
卿甘士玠　刑部右侍郎董裕等揭稱朝鮮為國家
東藩夙稱恭順其國隣倭因與倭互市亦非一日乃
其傾心內嚮不假道于倭唯納款　天朝者則其忠
之可尚者也　皇上閔其失國為興十萬之師長征
萬里之外不惜百里之餉而焦勞七年之久是　恤
小之至仁　帝王之義舉也今倭奴三路奔竄釜山

一倭不留使朝鮮無國而有國古稱跨海東征揚威萬里外者莫盛今日而自樹藩屏使朝鮮為海上長城者抑莫盛于今日而自軍興以朝鮮通國軍民繕兵給餉無敢告勞告匱者誠真心仇倭而委命 天朝亦自可見安得以通倭引倭疑而罪之哉夫國家于朝鮮既憫其窮而救之恤之復疑其貳而外之仇之為德不終而自撤外屏亦非 帝王以至誠待夷狄之道也所據朝鮮奏辨通倭等情委有可諒似應免勘庶 國是大明而夷情亦少安也 工部尚書楊一魁等揭稱朝鮮國王姓諱自來忠順適遭倭寇

變亂滿望我朝主戰保全斷無誘倭迎倭之事據奏
辨之辭忠肝義膽天理人情無纖毫可疑橫被口語
凡有識者皆知其寃咸欲伸理 聖明在上不待勘
而自明也 禮部左侍郎余繼登等看得凡藉寇兵
必有所利爲之也倭入朝鮮破其國都虜其王子毀
其宗廟虔劉人民走其君臣爲禍憯天彼何所利而
招之使來也或畏其威而不敢絶其使命此未可知
略曰爭一洲而破一國此事理之必無不待辨而明
者 朝廷恤小不愛士馬之力轉輸之費今倭始退
國始安彼方切感激何可令頓生疑畏此不必勘亦

無可勘者　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揭稱勘科徐
疏稱朝鮮通倭事委不必勘則其說已與衆論合矣
似應免勘以終　大朝字小之仁以釋屬國疑畏之
慮　奉議大夫吏部都給事中趙完璧等揭稱朝鮮
之不必勘言者屢矣今　觀其疏辭甚明其情甚悲覩
聖明勞七年之士馬費百萬之帑金方全一屬國而
即寘之刑章字小之謂何恐天下後世非所以爲吏
冊榮也勘科身在朝鮮公明並用不勘爲宜即此可
槩見矣竊以爲今日事不必論虛實揔之不勘爲便
户部都給事中包見捷等揭稱朝鮮爲冠帶屬國春

秋所治二百年無二自倭奴發亂箕封不絕如綫頃
徼 天靈藉聖指文武將吏拮据七載而鐘簴不移
釜穴蕩掃可不謂功焉夫膚功既奏尚亦有議論乎
乃者朝鮮國王姓諱煩冤憤懣不忍為贊畫丁應泰
所污蠛席槀請刑讀其疏涕泗滂滂欲下仰賴 聖
明心動下廷臣議愚以為即微國王疏固知贊畫之
誣也夫情節之著事理之明具在諱疏中即今勘科
疏揭一則曰屬藩恭順一則曰朝鮮素尚節義一則
曰應泰一時偏見面指其失則涇渭判而蓬榓別已
獨既以田蚕禮義之邦不幸為兵燹所丘墟又不幸

為唇舌所攩挻宜其仰指天俯畫地而割心自明刎頸以見志也先該部覆免勘無煩再議謂宜請 勑亟叙文武將士之勞苦仍 温諭該國君臣勿以譖口芥蔕益勵新膽猶倭寇之在門庭則今日昭雪海東之誣與曩昔昭雪宗系之亂萬世而下仰見 聖明煥庥屬藩功德甚鉅甚遠而其他善後事宜督撫諸臣自有借筯之籌玆不伏贅 禮科左給事中劉餘澤等揭稱朝鮮日本相望一衣帶水釜山為市匪朝伊夕卽邇年迫于憑陵或有如鄭之于楚者然非臣而貢之也且自倭奴煽惑以來蹂躪其土地虔劉

其人民吳越世仇薪膽苦狀不獨鮮王自勵亦天下所知也　天朝兵援于今七禩恩有所自怨有所歸朝鮮郎至愚詎肯德所怨而負所恩為操戈入室之逆行起開門延盜之拙謀武丁贊畫斂心劒舌閃爍如電止以鮮王保留舊經理遂加以不韙之名陷以不赦之罪意欲以箕子千秋之祀一旦而斬之此朝鮮君臣所為呼　天鳴寃者　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等看得朝鮮為　國藩籬餘二百禩其律曆大典一秉　中國若海東紀略迺成化時陪臣申叔舟得之倭人所紀其國世系風俗地圖特就其書加一添

註以著倭奴僭竊反覆之態併寓羈縻之意國王原
疏辨之甚明此係百年斷簡不足為今日斷案且勘
科徐觀瀾極稱其節義又為　中國不侵不叛之臣
今丁應泰秖為助和撓戰之故誣以通倭重情謬悖
甚矣幾不至携屬國之心而撤　中國之藩籬乎是
驅朝鮮入于倭而螫毒於我也此事可忍又何事不
可忍免勘為當　兵科給事中桂有根看得朝鮮遵
奉　天朝已延數世我　皇上遣兵拯救又歷七年
倘有通倭情由數萬口豈不早報　闕下若果通和
倭酋則倭亦以屬國字之安忍加兵殘殺至此極耶

此說激於鮮王申救撫臣楊鎬大拂應泰仇恨之意遂欲併棄朝鮮破壞東事耳故謂倭素與朝鮮市易則可謂鮮通倭以貽禍國家則非況科臣徐觀瀾久在彼中極稱不背不叛之邦當此恢復之日正可撫慰振作永固藩籬豈可無端行勘以增疑懼　刑科右給事中楊應文等看得朝鮮素稱禮義之邦法用大明律歲用大統曆方物必獻歲時必至二百年來竭誠盡忠其不敢愚弄　朝廷明甚至倭奴蹂躪七載夷其祖墓火其宗廟國王父子君臣流離不絕者僅如綫耳豈有交通倭奴誘其入犯而乃自試於死

亡者哉至於海東日紀及争地等情國王疏中所陳甚明無容别議大都禍起留楊鎬一疏故贅畫極爲誣詆以洩其忿不知 朝廷累世撫綏外邦恩義極厚七年征兵促餉無慮億萬今仰仗 皇上威武倭奴盡遁累世盤據釜山一旦俠復猥稱 熙朝盛事彼朝鮮所以感戴 洪恩當同覆載通倭誘倭萬萬必無若因睚眦小忿而加以不韙之名非所以終聖朝字小之仁永堅朝鮮忠順之節也 工科都給事中韓學信等看得反覆朝鮮王疏奏辨白情辭亦悲且惋矣其國世篤忠貞亦世沐 天朝覆露何敢

妄生他念引寇入室以自取喪敗使果與倭通而誘其入也則七年來蹂躙之慘倭宜不忍於鮮而素與香火反致其倒戈之向鮮雖愚不止若此甚也直以疏保經理因而失懽贊畫凡以中之禍者信口揑汚而鮮王之冤案成矣第贊畫心死舌存其事之本無而言之妄加也路人盡知之但屬國疑懼理合當剖心求明而　聖度汪涵自可置腹示誠先是台省各臣曾交疏為鮮而奉旨勘科亦云不侵不叛之邦不必行勘且致恨于贊畫之偏見不難面叱其非也則事之情偽昭然矣　浙江等十道御史趙士登等揭

稱朝鮮爲　國家東藩秉禮執義奉　天朝命迄今
惟謹頃者不幸而有倭患禍至殘八路覆三都夷二
墓火五廟國之阽危直如一髮引千斤勢至極矣猶
誓不屈首於倭而控籲　中朝不啻赤子之求慈母
國家亦素諒其無他不惜七年征討之費以有今日
揆之情理朝鮮之仇倭而德　天朝豈待智者而後
辨哉夫誘倭内犯必大有利於朝鮮而後可乃朝鮮
之被倭豈惟不利而社稷幾不保焉誘者顧如是乎
假道逼脅向卽疏奏擧國顚危尤堅決鬬卽　天兵
所至不憚搜控負擔以供芻菽而三軍將士盈八萬

人耳目曾無一人謂朝鮮誘倭者獨一丁應泰無端
誣之是信乎職謂朝鮮萬無誘倭之情旣無其情萬
不宜勘第得　明旨慰諭毋令久不自安庶幾塞讒
賊之口而懷柔道得矣各等因看得朝鮮國王姓諱
具奏前事臣部遵　旨會議在諸臣大都謂朝鮮世
篤忠貞無背德通倭之理疏極悲憤有跼高蹐厚之
情咸願我　皇上鑑彼二百年不貳之心免行一時
無端之勘或　勅諭早叙功勞或　旨慰國王安心
各據所見並出條揭但此奠外安內之舉仰關　朝
廷威福未敢擅專謹將各臣議論備錄　上鑑恭候

聖明裁定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將後貳本詳議

附兵部咨文

兵部為賊臣賂倭賣　國邪臣橫詆怙姦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顯誅和黨蚤罷孤臣事兵科抄出後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事太師兼太子太傅定國公徐　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這丁應泰本說用賄買倭退兵自可公論理斷七年狂寇豈五千兩銀能買其退軍國大事着府部多官會議既稱朕明見萬里國是已定人心翕服如何只以數言覆奏了事昨發

邢玠萬世德貳本又不併議來姑不究速將後貳本
詳議來說兵部知道欽此先於吏科抄出総督邢題
為科部查勘已畢會審未竟先行官軍久候人心驚
疑謹直叙行勘始末大槩以明觀聽并請蚤賜催勘
以遏亂萌亟行罷臣以息兇謀事奉 聖旨吏兵二
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一併看議來說欽此又該經
理萬 題為東事尚未會勘科臣遽出王京謹據實
奏 聞以俟 宸斷事奉 聖旨這所奏內勘科徐
觀瀾替晝丁應泰去住急迫朝鮮軍民泣告神言殊
為駭異且各官軍鱗集 王京會勘豈可遲延緩便着

該部科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蕭等據奏略倭一節
事理有無已蒙 宸斷無容別議所有督撫二臣具
題前因奉 旨在會議之後未及併議今奉 明旨
臣等欽遵於十九日會集各官於 東闕會議在後
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師兼太子太傅定國公徐
本府僉書武定侯郭 前軍都督府掌府事永康侯
徐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武進伯朱右軍都督府署府
事彰武伯楊都督府掌府事靖遠伯王刑部右侍郎
董揭稱督臣邢 所論不啻數百言歷歷皆丁應泰
激變生釁之事剪髮剃眉已非至願大書呪語更爲

怨深且招亡用事歃血會盟欲何為哉果爾則三尺
之法必不容赦矣徐勘科奏　命查勘只宜速行奏
報不當循情稽遲方今朝鮮八道旣已蕩平釜山諸
島潛倭盡去惟論功行賞覈實輕重班師振旅以還
朝廷一則休息各路戰兵一則省節轉輸糧餉量議
防禦以備不虞此今日之急務也何得嘵嘵多論以
紊　宸聰哉又該吏部尚書李戴等揭稱倭奴遠遁
屬國盡復皆仗　皇上之威靈告廟獻俘此國家之
大體也功疑惟重罪疑惟輕奉有明旨又激勸之微
權也乃替畫丁應泰復為深求似有成心勘科徐觀

瀾不卽速完料有寧肘以致人心疑畏惡語相加
國體傷矣及今宜令賫畫發回以安人心勘科速勘
以省糜費至於朝鮮人民横出惡呪雖有所激亦非
享體仍行國王查明戒之又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楊俊民揭稱倭奴盤據釜山肆螫屬國　天朝興救
援之師六七年間未易蕩平此其志豈在小哉乃今
鯨鯢屛跡海徼廓清實賴　皇上神武獨斷一意進
勦用能奪闗酋之魄而成不世之功若謂納賄伍千
可使之悉衆以去恐理所無功疑惟重罪疑惟輕大
哉王言足爲千古斷案矣朝鮮恭順之邦耻被不韙

之名即有咀嚼當置勿問第數萬之衆鱗集待勘科部二臣不待竣事而歸撤兵無期糜餉不貲何以結完局而慰　聖心督撫經理之疏似非得已合無嚴勑科臣遵照　明旨發為會勘且奏倘遠離王京往返眈延監軍御史原有紀勘功罪之責令速勘結亦可併　勑督撫諸臣亟圖善後息兼尅日班師無致久羈朝鮮重困　中國為今日計無先於此者又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繼登揭稱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所以慰安將士之勞振揚　朝廷之威者　聖意已定然必特遣科臣查勘者亦以功罪

明而後可以議輕重且令提功罪之衡操輕重之權
者在上不在下也據督臣撫臣二疏則科臣徐觀瀾
已回矣夫呪詞乃呪丁應泰者與科臣無干何為而
遽回哉且呪詞不揭於贊畫初奏之時而揭於會勘
之日科臣不回於久居王京之日而回於會勘之時
此其中必有緣故但事在異國勢難遙斷科臣雖回
亦當不遠似宜仍令科臣隨所駐之處會同總督經
理監軍諸臣各秉公心勿執偏見速為勘明具奏至
於有功當從優叙有罪當以功贖宜靜聽　皇上處
分無滋煩議以眈日時則人心自服　國體不褻矣

馬蚤得解散免致他虞朝鮮蚤得安全無所顧慮矣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楊一魁揭稱贊畫丁應泰之疏
大抵不以血戰為功惟以損軍為罪事在彼中難以
遙度但區區之見以為倭奴盤據釜山縱橫七年朝
鮮被其殘破幾乎淪胥為倭賴 皇上英斷命將東
征一旦蕩平雖未必盡係將士之力較之沈惟敬之
初議加之以封爵與之以金幣不能使之去而此能
使之一倭不留其功似亦足多其間縱有委曲解散
之情似應置之不問昔漢帝出黃金四百萬斤與陳平
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千古以為奇計平豈賣國者耶

何應泰執迷不悟而勘科不能諒之以心亦惑矣節
奉 明旨七年狂寇豈五千銀能買其退敗大哉
皇言昭如日星誠不能出於 聖斷之外也又看得
總督邢 經理萬 二疏大率謂丁應泰百計沮撓
敗壞東事勘科徐觀瀾偏聽其言致厭將士之心其
事之有無亦難憑信但所爭者只論陣亡軍士多寡
耳臣查 大明會典內載凡奮勇迎敵殺退虜賊雖
斬級數少官軍陣亡數多仍須論功陞賞不許妄引
損軍律例又開載將領官軍如果深入虜營衝鋒陷
陣致有損傷不坐將領之罪止出格優恤死事之人

邇者倭勢猖獗更甚於虜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以十萬之衆交鋒對敵安能保其無所損傷縱如應
泰所許之數而倭寇已平功浮於罪情有可原正
明旨所謂功疑惟重罪疑惟輕彼吹毛求疵因小害
大不足聽也謹按洪武初倭寇兩浙遣湯和徐輝祖
等練兵又遣楊文等出戰於海巡倭皆上公元侯謀
臣宿將且遲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兵
貟外郎李　宣諭倭奴迨至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
始得安靖今倭寇作亂取海外三十六島勢如破竹
朝鮮已半爲倭有賴我兵征戰保全屬國此皆我

皇上神武遠振所致於　太祖有光宜催勘科復回
王京同監軍御史盡去成心秉公會勘據實刻期具
奏告　廟宣捷量功行賞以慰三軍之懸望以揚一
人之威靈以寒四夷之心膽利莫大焉仍令總督經
理務於釜山設立總兵鎮守量留精兵一萬督率朝
鮮屯田演武以圖善後使倭夷永不敢侵疆是職等
所至願也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大理寺左少
卿甘士价揭稱賛畫丁應泰賂倭之說　聖鑒已明
無容別議及據督撫邢　萬　疏稱科部二臣種種
疑忌及以呪詞故突去王京不肯會勘果爾將互持

異議未有已時耳竊謂天下事宜存大體無執成心今既一倭不留屬國盡復便當宣布　朝廷威德優恤將士勞苦其他不必過為苛索伏讀　明旨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二語諸臣可以洞然矣丁應泰既為朝鮮痛恨必不敢復入王京而勘科徐觀瀾原奉特遣如蔚山功罪自當公同勘報萬一勢難久待則諸路兵馬業經各衙門分投點覈應即令經理監軍就彼虛心一審移該具題倘中間微有異同處分聽之　聖斷可也若勘敘近日四路戰守功次與倭退來歷則監軍御史宜專任之其撤兵善後機宜自是

督臣之責亦當會同撫安上緊計議奏報總之在蚤
圖收拾勿更躭延不惟坐耗錢糧且或釀成他患諸
臣愼之又該吏科都給事中趙完璧兵科給事張輔
之浙江道御史趙士登通政司使范崙等揭稱國家
之亟勦倭寇也七年經營一朝淨掃　聖心嘉悅中
外具應使當事諸臣同心體國蚤爲勘結慰　九重
宵旰之懷答薄海踴躍之望釋將士久羈之苦省輓
輸難繼之財豈不共成　盛美有光大烈也茲乃竟
以苛察致犯公議如贊畫主事丁應泰及遣勘科臣
徐觀瀾者且於將次會審之際適有耆老呪文之揭

應泰既不待畢事而歸觀瀾亦遂為接踵而行不成
結局何復　欽命良可訝也既經總督邢及經理巡
撫萬　各叅論前來委應議處據稱應泰既犯衆惡
似宜先令回籍聽候處分以安衆心徐觀瀾既離王
京亦難責令復往會勘但其所勘原係島山等處功
罪及隱匿陣亡等項情由今經查勘已畢當亦業有
次第所少者一會審耳合無行令本官止將前項勘
科文冊移文督撫及監軍御史知會同為題奏以憑
宸斷其九月以後倭退擒斬功次已經督撫叙題者
悉令監軍御史就便覈實具奏至善後撤兵事宜并

責督撫作速從長議覆施行則事局蚤結浮議自息
蕩平之政不外是矣各等因所據諸臣共詳督撫二
疏各矢公評具有前揭大都以國體軍情為重竣事
班師為急臣蕭大亨既職掌與議竊謂主事丁應泰
往年之初疏也非盡無因其在於今堅執求勝之私
意遂致羅織之太苛將士既已離心屬國復為滋懼
倉卒馳歸殊駭觀聽諸臣謂其損傷國體臣等亦以
為然若令仍復會勘未免掣肘耽過或令回籍或令
回京仰聽　聖明處分其勘科徐觀瀾奉有查勘蔚
山等處功罪　專勅會勘已竟所少者一公審耳責

任重大豈應泰所可牽引查據本官移書撫臣內云
暫移數舍恭候　明旨儻遂所請便馳車西邁不然
文移往來恃主盟速畢王事是科臣尚在凛凛候命
未嘗不以完勘為事也或者果爾量移以便清吏文
冊皆不可知且蔚山等處功罪既經親勘或回王京
或就近處隨便會同監軍御史陳效各秉虛心從公
確議馳走還　朝方為不負　特簡其九月以後四
路功罪與夫善後留撤兵將等項事宜俱應嚴行督
撫監軍等官作速勘處毋徒滋議以致虛縻此皆諸
臣條議之所及臣等曷敢有異同焉及照朝鮮受誣一

事其國君旣急於自白其國人又急於爲其君求
白至告之神明不少避忌雖情實憤激而體或非宜
第念東征七年本以存恤寡小不必過爲責備惟是
陪臣逡巡恐懼待 命日久仍祈 俯檢臣等前議
亟下 勅旨馳慰王心俾曉然告戒國人共仰 皇
上日月之明不爲人言所惑擧國安心共圖善後毋
得仍前疑畏妄生怨詛自蹈無知之罪庶幾於始終
字小大義稱完局矣臣等區區之愚如此統候 聖
裁臣等遵本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本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蕭等會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覧卿等今次會議各出公論詳明更無異詞國是方定人心方服如何前議止以數言了事豈朕委托之意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民泣籲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感制勘科幾誤大事姑着革職為民回籍聽勘徐觀瀾奉有專命還赴王京會勘務須秉公持正以稱任事一面着督撫詳列四路功罪善處留撤事宜星夜馳奏勿得妄懷憂疑稽留軍事朝鮮王依部裏移咨慰諭俾知朕始終字恤德意仍令戒訓國人益堅恭順之節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前去煩為欽遵　明旨安心釋慮力圖善後事宜用
光王業仰副　皇仁仍曉諭通國臣民咸使知受誣
一事　聖明洞然遠覽業有處分各宜恪修職業永
矢忠誠毋得妄自疑畏有辜　德意須至咨者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奏

被誣辨明奏 丁酉冬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仰瀝危悰備陳情事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容令自效事竊照臣以譾劣無似叨守
藩服致寇喪國罪無所容 聖恩寬大終始含容刑章
不加恩旨又降乃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臣與一國臣
僚祇受 勑書荘誦再三感淚自零其勉諭之丁寧責
勵之森嚴不啻提耳而面命驚惶隕越無地自處退伏
惟念臣才旣駑下勢又艱難始之不能思患預防扭安

忽戎猝遇狂寇自底顛隮次之不能力抗凶鋒死守封疆播棲一隅墜失基業煩 奏乞師致勤盛舉貽朝廷宵旰之憂以至于今對壘六年疆土日蹙委靡轉甚莫能自振狡倭再入遮遏無力政紀弛廢逸潰相繼致令王師昝爲勞苦是臣前後辜 恩失職之狀 聖明固已洞燭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所甘心若其近日參奏中所論則有迹之疑似而情實不然者又有人情天理萬萬不近者不得不粗陳實狀以冀天日之照察焉伊賊屯據南邊今已五年小邦兵力分頭把截臣以閑山爲海路要衝而南原爲全慶門户一國民心恃以爲固

及賊潛師猝襲而閑山失守悉銳急攻而南原繼陷自是之後人情洶懼無復可倚全州以北次第潰裂鳥驚魚駭不能自定臣雖多方禁諭猶莫能止逮乎賊迫漢南而都城之外將爲戰場臣知事勢危急稟議於經理提督始出家眷於黃海道地方臣則董率臣民及諸道徵兵悉聽經理提督指揮以期奔走於行陣之間效死於天兵之後臣雖至愚寧有棄國都輕社稷而甘匹夫草間之偷生乎且臣以覆亡禍敗之極無復支撑之勢而幸賴王師得有今日傅肉於既骨之後回生於絕命之日拔臣於塗炭之中置臣於衽席之上其生成卵育

之澤非獨臣身薄海生靈無一物不被再造之 恩是則王師之於小邦雖天地父母不足以喻其賜其顒望仰戴之切不啻大旱之於雲霓惟欲粉骨糜身庶能仰酬其萬一又安有一毫怠慢之心於其間哉 天兵萬里暴露載閱寒暑深歷險阻備嘗飢渴千辛萬艱都爲臣故每一念至寢食俱廢縱物力殘薄接應未稱辭語不通情意莫暴而區區之心常以不能盡達微誠爲恨以臣之國不能自救而仰救於王師以臣之讎不能自快而求快於王師死生存亡俱係於此厚施而知感卽狗馬猶然臣雖無狀亦有人心寧有視如秦越而不爲

關情之理乎不特此也小邦之人自聞王師之下雖深山窮谷無知蠢動之氓莫不感祝　皇恩涕泣相慶於瘡痍溝壑之中擧有欣欣更生之望簞食壺漿奔走爭迎或至傳謠以著愛立石以頌德又有出粟而助餉傾資而納械皆出至誠非待勸諭蓋其恤難之仁拯物之澤浹洽於人心而有不容自已者也惟是臣旣不能振拔於積衰之末勢又不能奉揚於敦勉之屢　旨邦力匱而事不易辦國謀憒而機或致悞一敗不振萬事瓦裂速戾招愆積受評彈而惟其一心拱北之誠有似萬折必東之水皇天后土所共鑑臨其可誣乎雖削弱日

甚艱危轉極耿耿此心猶不以駑劣自諉只欲憑仗
聖天子威靈協助諸將臣規畫開裂衷誠竭盡底蘊以
期上答 洪恩下雪私讎誓不與此賊俱生此臣之所
以日夜腐心者也至於甘心爲倭之說言之失魄塞氣
誠不忍再有煩辨寃痛之恱已籲於前奏 聖明之鑑
想燭於覆盆而如所謂浸淫啜噴等說尤切痛慇夫行
詐與失信雖匹夫不可以行州里況於爲國乎況於君
父之前乎小邦雖極僻陋世被 列聖東漸之化粗知
君臣父子之道恪事 天朝二百年于茲亦嘗以忠順
見稱矣亦嘗以禮義見賞矣遺風餘俗固結入心非臣

一朝所得以斬今乃至于臣身而蒙此不韙之名是臣
不惟獲戾於 聖明而又得罪於祖先無以自解於臣
民皆緣臣無状以來人言慙靦自反祇自寃結盖强弱
勢也得失時也死生命也斯固莫之如何而惟其義理
之在人心者不以事勢而有所變易不以危急而有所
撓改惟所在致死而已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明大義正倫紀誠今日討賊之根本臣之
情事苟或有一毫未白於 黈纊之前固不敢容喘息
於覆載之間卽臣亡國亦餘事耳其安可悶黙而已哉
此臣所以痛心自訟仰首長號而不知止寧受冒昧之

誅以死而不忍一日受此名而生也伏願　聖明容恕
積戾湔滌羣疑俾臣得以自釋於晻昧則瞑目入地無
復遺恨情溢辭蹙不知所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兢
惶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經理楊鎬被參撤還請留奏戊戌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爲大兵旣集撫臣被參羣情疑惑事
機將失懇乞　聖明洞察實狀亟回乾斷策勵鎮定以
畢征討事竊照臣以覆亡禍敗之極無復有自爲之勢
欽蒙　皇上天地父母曲察小邦危亡之勢洞燭倭奴
兇狡之狀發兵增餉皆出　睿斷終始七年再勤盛舉

優恩異渥曠超千古綿綿扶植以至于今 皇威赫然
天下顛倒羣臣震慴奔走効勞盖嘗一捷於稷山而京
城全再戲於青山而湖甸完三鏖於島山而賊已褫魄
矣目今大兵齊集聲勢甚壯布置已定師期指日蓄銳
待發臣感激洪造傾戴豊功方與一國臣民竭力拮据
供給資粮行看擢殲廓清之舉不意今者京報忽傳軍
中喧播撫臣楊鎬杜門省愆上本辭職今將擺棄事務
促裝西還臣始而疑中而訝終乃大駭且愧且惘如横
舟巨海震風駭浪之中篙師忽去慼然以待死亡之無
時也疏中所論臣不得詳臣不敢辨 聖鑑孔昭明見

萬里是非虛實輕重利害固已洞燭而無餘臣不敢有所煩瀆第據其流聞則多是情外不近之說亦有稱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曾知者無乃出於傳者之謬耶伏見撫臣經理揚鎬自膺簡命銳意東事與督臣邢玠按臣陳效協贊謀猷殫竭忠慮其一心討賊盡瘁圖報是素所蓄積而勇往直前不避險難當機刃發遇事風生最其長處也且莅任遼道經歷多年諳委本國殘破之狀痛懲規徙科擾之弊約己甚簡米糵自飭束下甚嚴秋毫無犯法令峻切羣下畏戢各營官兵一聞其令無不股慄相戒搖手不敢為非是則小邦之人雖三尺童

子皆所歎服而上年秋兇賊狂鋒已迫漢南小邦都民
舉皆驚潰鳥散魚駭莫保朝夕揚鎬時在平壤一聞急
報便於卽日單車疾馳冒入危城慰諭餘民申飭將士
使都心坐賴賊情畏沮遂却賊於談笑指揮之間此蓋
人所難爲而小邦之得有今日皆其力也至於島山之
役則被堅執銳深蹂戎馬之地暴露虎穴過十三晝夜
約束號令爲士卒倡提督麻貴副將李如梅亦皆督率
諸將冒死上陣焚燒內外砦栅斬獲千餘首級鎬則晨
夜督戰唇焦面黑賊酋清正窮蹙自因圍困一穴渴餒
幾斃是蓋曠世之奇功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凍傷露

師多日軍容漸疲兇援外添賊備內固將有腹背受敵
之患揚鎬審察事機宣令左次仍將遺下粮餉盡行焚
燒身自爲殿賊不敢躡此則不特　天朝將士所共目
見小邦邊臣皆懷感歎傳誦以爲盛事只恨天不助順
賊反乘便孤圍未拔巨魁逋誅其謂之未能全勝則猶
之可也謂之喪師則千萬不然然其兇賊膽破邊民增
氣是其一戰之功未必非再造之基而其所勦實狀則
或薄城先登或羸師誘賊或選鋭按伏或分兵控扼或
邀截賊援或孤守海路某軍勇往某軍逗遛某營先導
某營殿後某將傷於丸某將死於刃及功勞多少人馬

死亡之數則當時領兵陪臣權慄以下諸將領各營跟隨陪臣李德馨以下諸人各自飛報無不相符文報昭然俱在可以一一就驗天日在上豈敢有虛萬目共覩豈敢有私臣於其時即將經理及諸將勞績具奏上聞以謝 天恩而被揚鎬力止而寢臣常以是爲歉曾不料今日之論至此紛紛也若其情外不近之說尤不足多辨而當事之臣易招人議功罪之間難適衆情自古皆然何足深恠第水陸大兵已輳京城發運錢粮亦過累十萬鎬方晝夜規畫料理事務凡小邦道里遠近山川險易及賊情虛實敵勢堅脆無不諮詢商度籌定於

胸中提督麻貴親領大軍今方駐劄於慶尚地方簡閱器械修繕營柵以待可乘之便近據邊臣之報兇賊自島山之困死傷既多挫衂太甚一見天兵甚有恇懼之狀已添調大勢新兵將以七月渡海進搶此正先發制人之秋也小邦存亡決於此舉而流言一播軍情煽動或言經理有罪或言提督亦還或云大兵將撤或言和事已講自相簧鼓洶洶不定銳者喪而懈強者疑而阻徘徊銷縮坐失事機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豈不痛惋仍念此賊屯據海上于今七年其以講好之說謾我天朝者凡幾遭矣一邊通款一邊廝殺者又未知其幾遭

天朝之與小邦爲其所賣者亦已多矣卽今奸計無不敗露而使軍機差誤邦命澌盡者皆其祟也此則愚夫愚婦亦知其詐曾謂鎬之身擔東事而不料此耶去二月時分清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人一名假稱奉書於提督行至竹山經理卽將倭奴交付於吳副將仍拿治兩邊防守將領又於四月間行長又遣朱元禮要時羅陽爲求款之辭潛遣緩兵之計藏兇稔惡探我虛實以待新兵之到此乃伊賊故態經理洞見此狀拘縶其使不發其書將欲愚以秘筭服以兵威抑揚操縱使賊莫測端倪臨機行計務出萬全小邦之人方歎服之不暇

今若執此而謂之講和則豈不寃乎臣又查此賊東自
慶尚道之蔚山島山西至全羅道之順天倭橋連營列
屯首尾九百餘里出入島嶼建築砦柵其小柵則不記
其數而大屯之可歷指者通共有二十餘區今方添兵
添粮舸艦蔽海苫蓋房屋大起農功以爲久住之計則
此賊兇謀固非但已而衆之多寡盛衰據此可知今乃
云倭衆本少而張皇馳報要减已發之兵粮以沮垂成
之機會縱臣無狀以爲自爲之地　天朝大官來此者
凡幾人乎其皆黨護於臣以罔朝廷哉此則不難辨也
玆者大局將結已到八九分地頭七年經營之功政在

今日而一塲說話竟壞此事主張無人萬事瓦解中外遑遑駭目相視人心驚浚氣象愁慘若使兇賊詗知此情則必抵掌而起酌酒相慶此正伊賊日夜窺伺希冀而不可得者萬一乘此軍情之搖動或潛師猝襲或大舉長驅彼亦何憚而不爲哉言之至此氣塞膽裂小邦不祿天不見佑種種潰裂將成復敗即臣之滅亡有不暇計而竊恐天下大計自此去矣况楊鎬旣奉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成敗俱係於此苟其所爲或有如叅奏中所云則是不但負　聖明又將以壞小邦臣當上念　聖明下顧小邦尚何愛於楊鎬而乃敢曲爲煩辨

爲楊鎬遊說自速滅亡之禍以陷欺罔之誅哉臣雖無
似決不至此盈篋之書發於奏功之先則中山之捷不
可期也淮西之議苟非唐宗之獨斷則裴度之師幾乎
中止惟願 聖明洞察事機推誠勿疑亟留楊鎬以鎭
羣心以濟大事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
懇迫兢惶之至謹昧死以聞爲此謹具奏聞

請留經理再奏 戊戌秋○數款刪改用下文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撫臣革回人心危懼兇賊覘
釁禍機將發懇乞 聖明深恩天下大計曲察小邦情
勢特令仍留管事以鎭羣情以畢拯濟事據議政府狀

啓臣等與各該陪臣及京城耆老軍民人等詣都察院
衙門懇告請留本院竟不允〻計已於本月十一日決意
登程因此人心遑遑益爲危懼合無再將前項陳奏事
情另差本府陪臣齎奏 天聰以冀洞察小邦危急情
形畢加拯濟相應等因具啓據此具本另差陪臣崔天
健星夜齎 奏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臣才劣祚薄獲
戾上下被兵七年日就淪喪天不見佑事皆敗意悶迫
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叫籲蓋已不勝其煩複矣 聖恩
寬大如慈父之憐愛赤子有呼必應無願不遂以至於
今大兵已發矣糧餉已運矣 天威遠暢聲勢堂堂臣

之始望至此而無以加矣臣自幸滅賊有期深讎可雪垂亡之國再存於今日也惟當恭俟結局快覩盛擧不意旬月之間事機變換堂堂之勢轉爲扤捏許多經營竟歸難了臣於是時若以煩複爲嫌不陳此間實狀則深恐 聖上拯濟之恩終無着落而卽臣之滅亡有不暇言矣自撫臣楊鎬革任回還之後羣情懈潰莫可收拾遠近傳播自相疑惑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糧當減久後思歸之士胥動浮言握兵對壘之將皆無固志小邦之人擧皆驚慌若無所依扶携老稚塡咽轅門攀駐牙旌啼號不止至於深山窮谷無知蠢動之民皆云經

理一去賊必隨至遑遑靡定無復生意行道悲嗟景象愁慘人情若此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揚鎬而然哉朝廷處置固非疎遠之臣所可干議叅奏所論臣不敢知是非虛實臣不敢辨第以小邦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則單車赴難冒入危城談笑却賊再全邦命臣以是知其義身先士卒擐甲上陣薄戰島山幾縛清酋臣以是知其勇任怨敢爲一心擔當鋭意討賊晝夜焦勞臣以是知其盡瘁之忠矣規畫處置動中機宜發號施令刃發風生臣以是知其濟難之才矣氷蘖自飭秋毫無犯羣下畏戢不敢科擾臣以是知其法度之嚴矣其他施

爲措設皆有以大慰人心而使小邦精神一變庸懦知
勸者皆其賜也臣常歎服私竊自幸以爲小邦之得遇
斯人殆天所以授大醫王於絶命之日也曾不料今日
之論遽至於此也況天下之事有輕重利害而兵家之
勢固難遥度於局外臣叅以小邦之情酌以今日之勢
則楊鎬之不可去有七來玆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
山川險易無不洞察一也島山之戰旣已嘗倭賊之堅
脆虛實無不磨礱商度臨敵戒謹不致疎虞二也大
兵齊集師期有日布置已定規畫已成三也將才勇刼
軍情利鈍諳委已盡各適其用四也快於幹事身任其

勞催粮造械咸得其宜五也屢挫賊鋒威名已震爲醜
虜所畏六也東民愛戴樂於趍令得人之死心七也有
此七者其餘固不可計也臨陣易師大犯兵家之忌假
使撫臣所爲盡如彖 奏中所論猶當寬貸責成以竟
大事事竣之後徐議功罪亦未晚也矧乎萬萬不近者
乎抑臣有大悶者小邦軍興七載削弱日甚外以備禦
强寇內以供奉大兵以至今日邦力已盡綿綿一脉不
絶者綫耳以臣之衰微不亡何待而猶有所望者只以
今日兵粮已集一塲機關將決於目前臣方與一國臣
民忍死竭力懸待此期而今若一番敗壞一番更置遷

延時月蹉過秋冬則更無餘力可以支撑舉國民命已
盡於倭賊未到之先矣豈不痛悶豈不痛悶仍念此賊
屯據海上七年于茲其以求款之說瞞我者凡幾遭矣
要其計不過爲緩我之兵敗我之機而已蓋兵緩則師
老而莫振機敗則氣沮而難收大兵久駐其勢自然銷
縮彼方以逸待勞徐起而乘其弊此乃兇狡之故態其
爲計豈不巧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
嶺震動楊鎬方唾掌臨戎剋日舉事派送諸將措授方
略賊酋行長懾於兵威邀以信使陽爲求款以圖緩師
揚鎬洞見其狀拘縶其使方將以計籠絡發其奸謀催

兵督餉以期迅掃而小邦不祿機會又跌九仞之功虧
於一簣竟使老賊得遂其謀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臣
近據邉臣之報兇賊積餉鍊鋒日肆狺然又添調大勢
新兵將以八九月時分大舉西犯近且覘知軍情搖動
主管無人益有乘時竊發之謀已搶樂安及陜川等處
恣行焚掠無復顧忌長驅直上彼亦何憚而不爲哉念
及于玆心膽俱寒悶迫之忱已申於前奏 聖明之鑑
想燭於萬里而憂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聒不
止臣非獨爲揚鎬也誠以小邦今日之勢有不容自已
者也伏願 聖明曲察微臣危迫之悃亟留揚鎬以責

後效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祈懇切祝戰灼兢惶
之至

請留經理再奏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賊情變動兇鋒竊發撫臣革
回人心危懼懇乞　聖明洞察小邦情勢委任當事蓋
臣亟行征討終始拯濟事竊照臣才劣祚薄獲戾于天
被兵七年日就削弱其悶迫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吁籲
蓋已不勝其煩矣　聖恩寬大如慈父之憐愛弱子有
呼必應無願不遂以至于今大兵已發矣粮餉已運矣
天威遠暢聲勢堂堂臣之始望至此無以加矣臣自幸

滅賊有期深讎可雪垂亡之國再存於今日也不意旬
月之間事機大變軍情益懈賊勢漸張臣於是時又以
煩瀆爲嫌不陳此間實狀則深恐 皇上拯濟之恩終
無着落而卽臣之滅亡有不暇言矣竊查兇賊之情然
南邊今已七年增兵添餉築城鍊鋒積偫藏兇其志固
非但已其視小邦直欲一呑而相持到今不敢大肆者
徒以有 天兵爲之鎭壓耳然其日夜窺伺探覘釁隙
欲逞其滔天之計者固未嘗一刻忘也自撫臣楊鎬革
任西回軍情懈弛全慶疑懼我勢先動賊已乘之蓋已
東搶於慶尚左右道而清道密陽河陽永川慶州陝川

星州三嘉等一帶並被焚掠西搶於全羅道而樂安康津寶城海南長興沿海一帶爲之騷然猖狂豕突無復忌憚悖語慢言又非前日比邊書告急朝到夕至目今事勢十分危急而主管無人中外潰裂至於胡說傳播遠近簧鼓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粮當減將士泮渙皆無固志人民驚慌若無所依行道悲嗟景象愁慘夫兇賊之竊發非必因楊鎬之去而楊鎬之革任適會於賊動之機以此人情攀慕洶洶靡定眷戀之心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楊鎬而然哉特以楊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庶幾鎬在則賊可滅耳其情亦可哀也蓋楊鎬之得

此於小邦者實有其由上年秋倭賊大勢逼于漢南都城朝夕將潰楊鎬單車赴難談笑却賊再全邦命此誠人所難爲而其功不可忘矣島山之戰爲將士先倡擐甲上陣連日大捷幾縛清酋其義氣膽勇在人耳目卽此二舉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觀其擔當東事晝夜焦勞任怨敢爲不避訾謗則楊鎬之受任盡瘁者至矣憐愍小邦仁摩義勵法度嚴明軍兵畏戢則楊鎬之約己律下者著矣至於親括運船董造軍械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其發號施令皆有以大慰人心使小邦精神一變庸儒知勸者皆其賜也臣私切自幸賴此人而完事曾

不料今日之論遽至于此也況來玆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無不洞察賊之堅脆虛實將之賢否勇㤼無不周知俱有定筭威名爲醜賊所畏舉措爲東民所服而一朝忽見遞易夫外國事勢難易須經歷而後方悉狡倭形勢虛實須熟探而後方驗若此者豈能了於時月間乎其勢不得不更費一番工夫而師期坐失大事不免於遲悞矣假使撫臣所爲盡如參奏中所論猶當寬貸責成以圖結局事竣之後徐議功罪亦未晩也況其所論情外不近者乎抑臣之所大悶者小邦軍興既久殘破已極外以備禦强寇內以供奉大兵以

至今日邦力盡矣綿綿一脉不絶者綫耳以臣之衰微不亡何待而猶有所望者只以玆者兵粮已集一塲機關將決於目前臣方與一國臣民忍死竭力懸待此期而今又一番敗壞一番更置遷延時月蹉過秋冬則更無餘力可以支撑舉國民命已盡於倭賊未到之先矣豈不痛悶仍念此賊屯據海上東西八九百里列寨連營聲勢熾張而其以求款之說瞞我者凡幾遭矣要其計不過爲緩我之兵敗我之機而已盖兵緩則師老而莫振機敗則氣沮而難收大兵久駐其勢自然銷縮彼方以逸待勞徐起而乘其獘此乃兇狡之故態其爲計

豈不巧乎[illegible]行長講說纔畢而旋陷南原殺一天兵三千已事可戒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嶺震動楊鎬方唾掌臨戎克日擧事布置已定規畫已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懲創則雖欲省費行計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又萬倍矣爲今之計須及兵力未老餉道未竭小邦物力不至澌盡奮勇決策一擧迅掃此乃先發制人之謀一勞永逸之策而天不見佑事皆敗意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竟使老賊得遂其願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機會一跌賊勢漸熾督臣邢玠又未来到擧國蒼黃益無依

仗彼長驅直上何憚而不爲哉念及于此心膽俱寒切迫之情已申於前奏 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聒不止臣豈爲一揚鎬哉伏願 聖明憐察微臣危迫之懇洞燭兇賊猖獗之形委任蓋臣趂期征討使 天朝拯濟之恩終有所結局小邦垂絶之命不至於盡喪則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懇祈切迫戰灼兢惶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築城事辨誣別奏戊戌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仰瀝小邦危悰兼陳兇賊情形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以雪寃痛以畢拯濟事竊照

臣才旣譾劣勢又艱難喪敗七年衰微不振辜恩失職
罪戾山積科評延劾前後非一而 聖恩如天終始含
容刑章不加寵卹曠世 溫綸以慰勉嚴諭以警勅指
示生全之道如父誨子臣常感激鴻私刻骨銘肝惟欲
策勵昏庸殫竭心力上答 隆恩下雪私讎以效臣節
於萬一玆者危衷莫白而橫被誣枉賊勢愈急而邊議
未定寃痛切迫之狀不得不粗陳梗槩以冀 天日之
照察焉伏見兵部贊畫主事丁應泰揭疏其中一款以
築城屯守歸罪於楊鎬而又以堅城得志疑小邦異日
之患至有不可忍言之說臣始見而疑不省所謂終乃

大駭不知所出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論辨第以人臣一日被此名則一日不可自安而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固不敢容喘息於覆載之間所謂事急不可緩聲煩瀆之嫌固不暇計臣請先陳小邦情事繼言兇賊形勢查照小邦以一隅彈丸三面受敵其隄防之備保障之具自有國以來固未嘗不謹而至我 太祖高皇帝明降璽書諭之以築城禦倭之道教戒勸誨不啻丁寧詔旨森嚴在人耳目爲東方金石之典至于今如一日遂於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聖人垂訓創制之義誠王者一視之仁而其綢繆陰雨之戒至深且遠矣惟

是二百年來沾太平之餘波席累葉之無事恬嬉旣久狃安忽戒猝遇狂寇莫能遮遏城池壕柵蕩然幾盡以至于今兇賊屯據海上東西八九百里營建砦柵苫蓋房屋以爲久駐之計其意盖以小邦物力有限 天兵難於久住故深溝高壘以逸待勞急之則入據巢窟緩之則乘時竊發苟非屯兵控扼難遏其鋒故撫臣楊鎬深思遠圖派定三路大營且欲於全慶近賊地方據險築城以爲住劄防守之地此無非經營善後之計而小邦特以力綿財竭未卽奉行爲恨曾不料因此一事罪及撫臣而又致疑於小邦也小邦雖極僻陋猶有箕封

八教之遺風粗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以禮義忠順見稱
於歷代自祖先數百年來遺際休明視同内服恪守侯
度世被 皇眷褒嘉之旨屢降賞賚之恩相望以至于
臣負罪最深受 恩最厚雖流離顚沛危急死亡而惟
其一心拱 北之誠炳然如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
之在傍其可誣乎盖君臣綸紀出於秉彛之天人所同
有初非強爲而區區願忠之志自謂不愧於天下故雖
失職喪國積受羣言而未嘗以臣節一事見疑於 天
朝也豈意遽被汚衊至此之甚乎臣之滅亡有不暇惜
而誠恐祖先以來血誠事 上之心終歸於無處暴白

是臣不惟獲戾於　聖明將以得罪於祖先無以自解
於臣民豈不痛寃豈不痛寃仍念此賊自本年七月以
後覘知事機變換軍情搖動分路進搶漸逼腹裏慶尚
道之清道密陽陜川高靈三嘉慶州慶山等處全羅道
之樂安寶城康津海南長興等地兇鋒遍滿日肆焚掠
各營　天將督兵遮截方與厮殺而主管無人未易策
應近又各該邊臣馳報秀吉將要添調大勢新兵陸續
渡海積餉鍊鋒爲謀不止而該賊酋清正投示陪臣高
彦伯書亦有重動大兵征伐朝鮮及遼東悉殺人民等
語兇慘悖逆不可忍言此賊狂謀固不在小蓄禍乘機

正在今日苟不及期勦滅一番大創則小邦之糜爛已不足言而天下大計自此去矣冤枉之情莫伸危亡之禍又迫誠恐惡名未祛於身自此淪滅永抱無涯之痛玆敢仰首長呼而不知止伏願 聖上曲察微臣衷悃特賜昭雪兼燭兇賊情形申飭當事諸臣亟行殲殄毋失事機小邦幸甚天下幸甚丁應泰參論本國辨誣奏見戊戌辨誣錄

請全給折色奏己亥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留兵月餉萬難接濟冒死更陳冀賜矜察懇乞 聖明特令該部再議全給以畢洪恩事准戶部咨朝鮮善後兵餉節經戶兵科臣後先題

請臣等酌量内外緩急覆奉欽依將本色全責該國供
辦折色中國量助三分之一其所以保全屬藩者至矣
令國王奏留水兵八千防戍海口要將折銀全藉 天
朝供億顧念中國時事多艱公私交困萬難給發惟是
義州等倉見在支剩米豆二十餘萬石若出此餉軍可
抵月糧二十萬金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朝鮮國王除
本色錢粮聽該國供應外其義州等倉見儲米豆通准
支放守戍官兵抵作 天朝助發月餉之數仍再另發
折銀十萬兩以便本折等因准此竊照臣覆亡喪敗之
餘荐蒙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七年之間以臣之故糜

費錢粮盖已百萬計矣今既驅出賊兵畀之全疆猶慮
小邦弱不自振復留重兵以禦後患使臣自籌亦不過
是是非始望所能及此惟思糜粉以期報答只緣小邦
財力殫竭繼餉無策曾將留兵減數及月餉全給等事
仰籲 天聰恭候裁定今者留兵之數則 廟筭已定
臣不敢更議伏覩該部來文要將義州等倉支剩米豆
以充月餉助發之數竊念天兵爲小邦勞苦以戍該用
軍需小邦皆當自辦况將 天朝米豆作 天兵助餉
臣何顏面更有所請第所據支剩米豆通共幾二十萬
石而今年水田失收八九月間大米頓缺該管陪臣急

於繼支不得已將此倍撥以供官兵已過三分之一又京城及各處水陸官兵按月交支月不下五六千石見在之數日就消縮前途支放亦且不貲接濟之策專靠於此若過今冬所餘無幾目今留兵之數既添九千負名本色之出已遠於小邦原請臣方憂悶日夜拮据猶恐中途鈌絶致誤大事今若以前項米豆抵作月餉二十萬金則不但該數大相不准更將何粮倚以交濟臣實悶迫不知所為小邦自遭禍患以來前後陳籲不啻煩複有似赤子之仰乳於慈母生成扶護以至于今今則讎賊既退疆土已復瘡痍者庶幾蘇矣流徙者庶幾

集矣以常情言之則國計兵粮宜若次第收拾矣而匱竭之狀日復一日物力之板蕩民生之困苦反甚於對壘之日是雖緣臣無狀不能自强而究厥所以亦有其由盖小邦地方偏小財産不廣民丁尠少生聚無因丁酉年以前則賊雖在境而去平時猶未遠民間或有舊蓄州縣或有餘儲全羅忠淸兩道尚免兇焰軍前調度倚辦於此自賊兵再蹂之後湖嶺郡邑焚掠殆盡全慶兩道土地肥沃財穀之産號爲小邦府庫而最被賊燹無復人烟以奄奄垂盡之力供億四路大軍轉輸餽餫于今八年民生之膏血日就罄竭國勢之彫弊如水漸

涸今年不如去年今日不如昨日已到十分地頭矣有
似積年大病之人百脉俱瘁投之猛劑病根雖除而元
氣已枯薾然待死不幸天不見佑自春亢旱至夏自夏
淒風至秋耕而不種穗而不實秋場纔斂民已呼飢今
年稅入不滿四千餘石臣工俸廩庶民賑貸等事一切
停廢亦已累年此固毋論今方上下遑遑竭措軍餉除
賣鬻榷稅外内自百官坊民外至村巷丁户計口出米
頭會箕斂零星湊合僅得繼支以此度日何能爲國剥
膚捶髓民力已盡逋亡相繼四起爲盜卽臣徒擁空國
以待自亡而惟恐大軍缺餉變出非常辜　恩誤事以

重罪戾臣先准撫臣帖内要以小米三倍易大米一倍
以濟本色盖撫臣目擊小邦情事有此分付該管陪臣
方依此貿換以圖接濟今者重兵旣已添留支剩米豆
又充月餉則小邦更無可爲之地况義州等倉所儲豆
子居半行使不便兼又散在各處轉輸實難抑恐軍情
亦多不願以彼以此俱有所妨伏念　天朝爲小邦動
天下兵發天下財終始拯濟罔有限節此實簡策所未
有至於助餉數月以完結局特其經紀之緒餘耳小邦
衰微日甚將不能保有　洪恩至以些少之費再瀆
天聽惶赧隕越措身無地伏乞　皇上矜憐小邦竭急

之情特令該部再議全給仍將義州等倉支剩米豆許
令照舊交支協濟本色不勝幸甚爲此謹具奏聞

留兵處餉事宜奏 己亥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欽遵 明旨謹議留兵處餉
事宜懇乞 聖明特垂矜察仍令該部全給一應折色
以畢拯濟 大恩事臣竊照小邦蒙 天朝拯援之力
得以恢復疆土奠安遺黎而見有軍丁脆弱虧少不足
以捍禦後患督撫二臣因此焦心盡慮議留善後官兵
數至累萬分布要害盖對馬一歧五島平户等島賊巢
與小邦釜山巨濟等處地方隔海相望風便則一兩日

可到而賊僧玄蘇賊將平義智平調信等留住對馬等島節遣打細倭子窺我虛實所據留兵多則賊必畏懾留兵少則賊復生心此係小邦存亡之機督撫二臣旣爲拯救小邦而來其爲計不容不如此其多留防範實小邦之幸也然而始議留兵之時臣只以一萬五千爲請再議酌減之時又只以五千爲請俱因小邦見粮多小而有此不得已之請也卽目 天朝終始彰念計出萬全要於二萬數內再行抽撤量留精銳實數是則該部深燭大計酌議停妥而亦小邦請減之意也臣與一國臣民益增感激但照該部議內中國一應折色量助

三分之一竊查小邦用兵七年八道凋殘而全慶爲尤甚在在田土拋荒榛莽蔽野兼又今年夏秋旱風爲災凡有耕種去處禾稼枯槁應收稅粮幾何雖加搜括所得想必不多况折色銀子原非小邦所産雖自東征之後　天朝運來之貨多行街市而客商人等旋卽收買在小邦民間者不過萬分之一零星之數難以搜查抽取以供軍需該部所指督臣之欲擧全餉倚賴　中國者蓋以此耳先年副總兵臣劉綎鎭守八莒時分經略臣宋應昌令小邦供給川兵月銀伊時小邦猶有遺下貨物而川兵之數止有四千七百小邦先以　天朝欽

賜銀兩及運來布貨并小邦魚肉塩醬等物相兼支放猶且不敷數月之内所儲罄竭仍備由咨會宋應昌應昌目擊小邦實情即還用　天朝折色照舊支給此是已試之驗也況今貨物匱乏甚於先年銀子布貨魚肉塩醬俱無四五千兵二三月之支此是各營將官軍丁人等所共知也所頼以濟餉者只　天朝遺下米豆并各道新熟之穀而今年凶歉如此新穀又不可望也前項折色若不蒙全給雖助三分之一小邦決無措辦之路到此地頭臣亦不知為計必須該部仰體　皇上矜恤至意照舊全給可以有濟臣蒙被　聖恩得有今日

而善後軍餉猶不能自備再瀆 天聰致煩有司臣罪
於是乎益重矣仍照本賊短於水戰而長於陸鬪在洋
則易制上岸則難禦海路之防尤係喫緊如於二萬內
精選水兵八千員名仍用老成廉勇將臣統領分住釜
山巨濟等處協同小邦軍兵防守海路仍將撤回官兵
於遼陽地方駐劄聽調如有緊急聲息星馳赴援或防
或勦庶保朝夕無事而本色則臣當嚴督臣民竭力措
辦以圖接濟伏望 聖明特垂矜察仍令該部限事竣
間將一應折色照舊支給以畢拯濟 大恩如此則小
邦得以乘間修備以為自强之計而督撫二臣焦心善

後之策亦不歸虛地矣臣無任震越祈懇之至爲此謹
具奏聞

請留兵奏 庚子春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倭賊伺釁兇謀叵測大軍將撤人心危懼懇乞 聖明曲垂矜念量留一枝水兵以畢善後事據兵曹狀啓本國被擄人各供稱賊酋秀吉死後其子嗣立有稱家康者攝伊國事威暴如秀吉日夜練兵蓄粮等待 天兵盡撤將要再犯本國臣等看得前項賊情極爲叵測日後之事委係可慮玆者聽得各營善後官兵定於本年四月内盡行撤回目下全慶

沿海一帶水陸軍兵不滿萬數防備百分踈虞合無題
請水兵三千并乞全給折餉存亡所係不容少緩各等
因具啓據此臣爲照伊賊兇狂桀逆其志固不在小幸
而　皇威遠暢天奪老賊今雖暫還巢窟信然稔惡猶
夫其心也遺孽不殄繼纂逆緒協以十道之强悍濟以
家康之梟桀方且休兵蓄銳以爲再搶之圖其不敢唐
突者徒以　天兵尚在耳海波無阻偵船相望日覘
王師去留以爲動兵遲速而今又撤送老弱名以刷還
婉辭求款探試淺深或聲言乘秋進搶或期以明春大
舉其所以恐喝開闔益無不至今若偵知大營盡撤則

彼亦何憚而不逞其兇乎南邊沿海之民咸謂 天兵
若撤賊必隨至鳥駭狼顧荷擔而立隄防控扼百無可
倚已事足徵景象可憂況賊之可憂非獨今日今秋之
憂甚於今日來歲之憂又甚於今秋日復一日歲復一
歲此賊未滅之前都是可憂之日 天兵旣不可長戍
於小邦小邦亦不可每藉於 天朝以臣之國寧不欲
自爲圖耶惟是積敗之餘喘息纔定萬事瓦裂措設未
遑雖掇拾遺丁於瘡痍溝壑之中而凋殘寡弱不成部
伍士氣先怯不戰思潰須得王師協守鎭服使沿邊一
帶恃而無恐然後庶得數年無事生聚訓鍊以爲自强

之基矣然臣之只請三千不慮其少者非以三千之兵爲可以捍禦兇鋒也　天威所及猶足以折奸謀於未動鎭軍情於將潰而小邦措粮之勢過此則難乎支繼也盡撤則國無所倚多留則粮不可繼小邦今日之勢誠可悲矣夫穀必生於地財必出於民而小邦土地瘠隘民丁尠少自經喪亂八路皆被兇焰千里無復人烟賊退之後雖或粗起農功而不能平歲百分之一緣畝之民力竭於轉輸荷鋤之輩盡編於行伍生穀之源旣絶裕財之道無因公私交困中外俱病以此物力供億軍需支撐至於八年者只恃　天朝米豆倚以交濟耳

非臣之力所能辦此今則罄竭之極已到十分地頭而
天朝米豆亦已盡矣唯將一年稅入之數扣筭留兵該
放之數則三千兵本色之粮猶有不足而此則竭力拮
据可以措辦是係臣晝夜商度反覆熟講者豈敢率爾
陳達以重罪戾亦豈敢含糊隱忍致誤大事至於折色
月銀則小邦尤無辦出之路不得不全藉於 天朝盖
以銀子本非小邦所產平時市舖只用米布經變以來
百物殘鈌如綿紬人參係是進獻之物而亦不得照舊
採辦致鈌常貢往年副揔兵劉綎領兵屯守時分經略
宋應昌欲採銀於小邦以助月餉分遣工匠廣加採訪

深山窮谷無處不到而銀穴不多卒未有得不得已全
發 天朝斯固已試之驗今則比其時又益匱矣雖罄
倒一國決難助其萬一臣何敢惜費而誣上抑臣於此
徊徨踧踖終有所不忍 上聞者臣自遭禍敗以來八
年之間上以貽 皇上宵旰之憂下以貽多官籌畫之
勞山東之民勞於轉輸徵發將領士卒勞於戰陣鋒鏑
以臣之故肝腦塗地者未知幾人臣非木石寧敢自安
每念至此有地靡容惟思粉身以謝天下而 恩私未
答奏 顧愈煩賊來而請援賊退而請守兵少則請增
粮盡則請繼有急必呼無願不遂不啻如弱子之仰乳

於慈母雖 聖量洪私天覆海涵棄瑕滌垢曲垂矜憐而臣子分義豈容如是每一封 奏心膓震掉猶不知止僣越尤極只緣今日事勢實係存亡大局若以煩瀆爲嫌而不早明白開陳有若可以自爲者然他日誤事復罹顚隮使八年拯濟之 恩終歸於虛地則臣之罪至此而爲尤大矣爲此冒昧終不能自已兢惶戰灼措身無所伏願 聖慈洞燭兇賊覘覦之形俯察小邦殘匱之狀特令該部仍留水兵三千選一良將期以數年統領鎭守其折色月餉並蒙照例全給則邊情自固有虎豹在山之勢賊膽潛消絶鯨鯢出海之患小邦自强

之圖亦得籍此而有濟豈不幸甚爲此謹具奏聞

請誥命冕服奏 辛丑夏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誥命冕服等件因亂淪失懇乞 聖明勑下該部照例補賜以彰恩典事本年四月二十日臣據陪臣禮曹判書李廷龜等啓稱小邦不幸猝遇倭患典章儀物俱陷於賊 天朝恩賜誥命冕服等件亦被淪失是乃 皇上錫命之典藩服受 命之章皆不可一日無者而頃緣國事方急未遑聞 奏玆者幸賴 天地父母之仁兇鋒戢退疆土已靖小邦無國而有國合無將此兩項事件具奏 聖聰庶得再膺

維新之命永受安吉之服允愜事宜等因具啓據此臣竊念小邦世荷 皇朝錫命忝備東藩先該隆慶元年臣先父恭憲王臣諱薨逝臣嗣承遺業及至隆慶二等年欽蒙 穆宗莊皇帝勑賜臣及臣妻朴氏誥命冕服等件臣欽遵 寵命罔敢或隳由臣不祚奄遭大亂播越草莽僅延綴旒 恩錫之典亦莫之保跼天蹐地無以爲容臣之無似旣不能謹守封疆以貽 朝廷之憂又不能祇奉 恩誥重辱 君父之命誠無顔面復有申請而過蒙 聖慈覆幬偏厚涵育成就生死肉骨得以再造迄至于今廟社已復邦域粗完惟是 誥命冕

服等件實臣所受於 皇朝而臨莅臣民者不可一日
而缺此臣所以猥恃 寵靈不避瀆濫爲之陳乞也臣
謹查先該嘉靖三十六年府居失火臣先祖恭僖王臣
諱妃尹氏及臣先伯父榮靖王臣諱妃朴氏 誥命等
俱被燒毁臣先父恭憲王臣諱委差陪臣李名珪等具
實聞奏 世宗肅皇帝仍命補賜前項 誥命等件今
次陳請亦應比照 列聖及 先皇帝欽賜事例如蒙
聖恩俯愍微情勑下該部將該 誥命冕服等件再行
頒降使臣如新受賜保有 天恩不勝幸甚謹具奏聞

陳賊情奏辨 五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賊情事據議政府領議政李恒福等議啓臣等竊查先該上年四月本賊投書禮曹婉辭求款本國將該賊書備咨經理撫院等衙門仍令禮曹備將不可擅許之意回書去後卽今本賊再次刷還人口更要通款書辭詐誕兼以恐喝其情所在灼然可知竊念本島接近我境貪我互市自前往來今之乞款似是實情今若拒之則勢必抵死寇抄永爲邊患我國積敗之餘隄防守禦之具未遑措設　天兵已撤衆心危懼今因其請略許歸附容我繕練以爲他日復讎之擧似合權時之策而關係賊情處置本國理難擅便

合無將該賊書辭緣備奏 天朝聽候處分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倭奴邈在重溟之外匪命于朝自相君長實天地間化外之一種小邦不幸與之爲隣東南沿海之地歲被侵掠之患隄防瞭察之備未嘗少懈而窟穴險遠風濤出沒動靜聲息無從詗知對馬一島最近我境一水相望朝發夕至而本處土地磽瘠民無財產必互市我邊以資生活小邦亦以地近勢逼有難終絶視如蛇虺不與相較許其關市以防侵噬其所以羈縻撫戢防釁弭禍者其來蓋久及秀吉簒立陰懷異圖貽書悖逆脅以假途臣據義斥絶具奏馳 聞遂爲所仇讎

此喪敗臣之喪敗有不暇念而此賊射天之謀追思至今魂悸自恨力綿勢弱不能蕩滅巢窟以快窮天之痛幸而 聖武遠暢神威赫臨七年屯據之賊一朝捲甲而逃茲盖千載之偉烈曠世之盛舉天道禍惡老賊自斃逋誅餘孽尚慴天威上年致書求好歸罪淸正臣已令嚴辭斥送而今又刷還人口再輸乞款之書是固聖朝餘威之所及彼果何有於小邦也仍念乍和乍叛此賊之本態方其對壘之際求款亦非一再臣雖朝夕阽危而忍死不許者盖堂堂大兵方討此賊在小邦唯欲憑仗 皇靈一擧殲盡以申區區之義而已至於今日

則事機與前有異賊已回巢旣失進勦之期王師盡旋
又無倚仗之勢而馬島迫在門庭永爲邊疆切近之灾
日後之憂殆無已時而茲者喘息纔定賊使遽至臣欲
許之則不忍初心之便乖臣欲不許則却慮後患之難
了臣於是時彷徨靡定不知所處事當量力謀貴審勢
昔勾踐棲於會稽以圖復讐而必須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始收沼吳之續蓋其量力審勢不得不如此也小邦
以瘡痍灰燼之餘萬事瓦裂兵糧器械措設未遑人心
危懼荷擔而立倘遇賊兵之再搶則鋒刃餘氓惕於傷
弓土崩波潰有難收拾誠恐區區薪膽之志卒無所施

而致寇失職重獲罪戾於 天朝也況今來款者皆是近島之倭從前貪我關市受我約束如非款我以仰哺則勢必掠我以爲食犬豕之心反覆靡常異時之變動雖難預測溪壑之慾唯利是趨今日之要求或是實情今因其來姑許羈縻一以緩其禍一以試其情似是伐謀之計而實出於無策非臣之本意臣臨局茫然昧於遠圖反覆籌度不能自決況上有 父母臣何敢一毫擅越伏念 天朝矜憫小邦不能自爲事無大小悉許經紀矧今一事係是善後大機關爲此冒昧仰禀 指揮濆擾之罪實無所逃伏願 聖慈俯察小邦事勢並

燭此賊情形 特賜明降裁處以畢拯濟不勝幸甚爲
此謹具奏聞

貢獻人參乞用把參奏庚戌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進獻事據户曹判書黄慎等
狀啓節該本國年例貢獻人參常用生參旣經霾濕則
浥爛味變不適藥用千里貢路經時乃達雖十襲包裹
常有透濕損傷之慮竊聞 天朝之人專用把參不用
生參其必以此也我國之人初不解把造之法頃於東
征大軍出來時分學得於參商今則參户商家如法把
造比比行用 天朝之人見而稱賞生參之易變旣如

彼　天朝之所尚又如此合無備奏　天朝將把造之參以充貢獻允爲兩便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小邦介在山谷之間號稱産參之地自來歲有恒貢從前不解把造之法唯擇生參以備筐篚之獻而生參不能耐久性味易變貢路遥遠多經潦暑雖十襲包護未免透濕今則既解其法把造行用　天朝藥用用此而不用彼竊念享　上之物原爲實用苟不適用不宜封進伏望聖慈勑下該部小邦歲貢人參許令以把參代獻則庶小邦不失壤奠之禮而　天朝亦有實用之益緣係進獻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請世子冕服奏庚戌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乞賜世嫡冕服事據禮曹狀啓節該王世子冡 天朝欽降冊典已正名位而該用冕服未有頒賜臣等竊查景泰元年莊憲王奏請世子冕服 皇帝卽命賜之以七章冕服厥後本國遵據規制相傳世守今旣淪失於兵火之中冕服式樣無從請委而玆者未蒙 頒賜必以景泰欽賜之制爲可以遵倣自製也 天朝若悉此等曲折則必不靳一副冠服以慰羣情仍念先王誥命冕服因亂蕩失萬曆二十九年先王差賀節陪臣趙挻據實具奏 皇朝卽許補賜

順付趙挺之回合無備將前因奏請　天朝將王世子
冕服照例補賜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臣竊念小邦
襲封殷師謹遵聲敎雖在要荒之陬素稱禮義之邦衣
冠之制竊慕中華逮遇　聖朝視同內服錫命之典世
荷隆眷臣旣濫膺　寵命纘承先緒臣之弱息亦蒙洪
造亟賜冊典數年之間　恩錫稠沓臣常感激刻骨銘
心敢有何望復煩　天聽乎第念天命五服所以定名
而章別旣有其名則當有其服今臣世子某旣得荐荷
鴻恩光膺顯冊正名定位爲國儲貳而所有章服未蒙
頒賜竊計　天朝必以爲景泰元年已有欽賜之制小

邦自可遵奉行用也唯是小邦不幸酷被兵燹國中儀
物淪失殆盡七章規制無從諳委既未蒙新賜又未識
舊制雖欲模倣圖式自爲創造而終是苟且不成眞樣
區區之念非但爲賤子榮耀於一時却恐 皇朝七章
之制至今日廢絶而無傳也仍竊伏念先臣昭敬王
誥命冕服遭亂喪失因賀節陪臣據實具奏獲蒙 聖
明快許補賜順付陪臣之回恩例在邇昭可考也伏願
聖明參商小邦情事比照前後典例勅下該部亟許補
賜俾微臣父子衣被寵光而舉國臣民畢覩盛典不勝
幸甚緣係乞賜世嫡冕服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陳慰奏 辛酉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兇賊陷據遼陽小邦朝聘阻絕敢以一价泛使仰申問慰之禮乞下該部指授貢路便宜以全侯度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據義州節制使鄭遵馳報本月十三日奴賊大勢兵進陷瀋陽十九日犯遼陽二十日闌入遼城尚今屯結等因又據本國回還進香陪臣李必榮陳慰陪臣朴彝叙迎逢團鍊使尹孝幹報稱遼陽東八站道路阻絕不得前進進香使臣等前月二十八日離了北京想於十九日間當到遼東存沒下落無由得聞又據鄭遵馳報鎮江越邉居民自

二十三日扶携老幼緜屬出來此邊蘭替等島留宿鎮江衙門寂然人民潰散遊擊獨坐唏嘘但云二十日遼城失守逃散軍兵避亂男婦席捲出來俺身在此同知所爲等因又據賚畫使李時發平安道節度使禹致績等馳報胡監軍自寛奠乘船要向海蓋以圖防守寛民或上山避亂而二十二日奴兵四騎馳到本鎮號令軍民曰欲死則死欲降則降寛民旋皆納降又據鄭遵馳啓袁經略差官陳一敬曾因經略分付要買銅鍋前往王京回到本府初欲陪　天使乘船回去及見其子與壻自遼東迎到江上聞其所言氣色便異卽欲由徑路

走達海州衛棄置銅鍋過江去了再三挽留終不聽從其情委難測知等因又據賛畫使李時發等馳啓奴酋入據遼城李永芳勸賊立國遼城邸撥持黃旗出來一竿上書天命皇帝一竿書鎮江官民歸服事云又據鄭遵馳報四月二十三日小譯金彦希等探聽回來說稱鳳凰城路中望見騎軍十七名從西出來耕田農人羣起齊謂俺等潛伏草間其行既遠問於農人曰彼去者爲誰而若等釋耒投拜乎答稱是即永芳所差鎮江新中軍劉姓人何得無禮仍耕作如常云又張小山者說稱永芳僞差遼東人李成爵爲鎮江守堡官二十二日

夕時已到本鎭鎭江把総吳仲庫卽爲降附又鳳凰住
民丁朝月者自作撻子摸㨾嘯聚光掍數百人刼掠閭
里橫行作賊鎭江無賴之輩亦多投入此輩衆多則恐
有引賊來犯之患云云以此觀之則一江西岸變作竈
裵之域此後本國哨役勢難過江遠探脫有兇賊舉兵
來犯則鋒到城下方可得知孤絕之勢日急一日添兵
運餉等事忌遠議處等因據此行間據議政府狀啓遼
城失守賊鋒甚熾鴨綠西邊盡爲波蕩兇賊豕突之患
次將及我義州孤城朝夕可虞沿江防守一刻爲急除
申飭各該將領另嚴隄備外遼廣一路消息邈然　父

母之國遭此無前之辱臣子公義禮當慰問且朝京之
路今已阻絶回還及入去進香陳慰兩起使臣俱皆在
道阻梗生死莫知且　登極進賀詔勅陳謝聖節冬至
等使次第當發而遼路如此末由前進漸至稽遲委爲
惶悶　詔使之還今當乘船駕海而本國朝聘之路則
必須先爲奏請奉有　明旨方可遵行合無另差一价
跟同　詔使泛海前往奏　奏陳慰仍請指揮貢路其
上年　賜銀辨誣降勅陳謝陪臣則奉表登途聞變路
梗久滯境上并與陳慰陪臣一時偕往允爲便益等因
具啓據此臣竊照蕞爾小醜實化外之一種始焉負嵎

咆哮吞噬諸屯終乃跳梁自大建設僞號兇狂之極乃敢稱兵射天罪惡已盈猖獗彌甚神人之所共怒天地之所共誅小邦禍急燃眉義不共戴己未三路之役僅以數萬之兵仰助恊討之擧帥臣偷生全軍淪陷未張撻伐之威難免僨事之罪追思至今膽聳如山伊賊猜然旁伺仇怨益甚小邦力綿勢孤無以自保西土數千里之境吏蓐食兵坐甲朝夕待警四年于玆矣唯是

皇威遠暢天下震動飛輓載途水陸齊擧蕩掃之期指日以待而奈何窮寇決死肆毒未已天不悔禍 王師失利旬日之間兇鋒大熾或言奴酋入據遼城搬移妻

子或言永芳占駐衙門收聚玉帛或言袁經略入保千山或言城中大官罵賊而死或言奴賊送旗招誘寬鎮軍民稍稍降附或言僞署賊將已據鎮江或言賊兵分掠海州三义以東兇焰已遍不惟賊兵四出搶殺在處光棍假作㺚㺚辮髮持兵刼掠村民因此道路阻隔人烟斷絶哨探無憑奔竄日甚臣每接一報心膽震掉驚惶憂憤不能自定仍念此賊梟狂縱逆勢已滔天其視小邦特是一臠自富車之役移怒於小邦磨牙鼓吻欲一甘心久矣而猶不敢遽爲下手者徒以有遼陽爲之聲援耳彼果何有於小邦哉今者遼城旣爲賊窟已失

憑仗之勢八站又爲亂民已梗往來之路小邦有難誰
救有急誰愬何恃而圖存何倚而禦賊譬如赤子垂死
又絶慈母之乳又如中流船敗更失篙師之濟遑遑悶
迫之情欲陳哽塞小邦存亡雖不足言而念及天下之
事益復摧心塞上數十萬之精銳盡爲蟲沙城中三百
年之積貯盡爲灰燼堂堂 天朝以四海九州之廣雖
失數城不足爲輕重大衆更舉桑榆非晩送死殘孽給
當就戮而目下喪敗之慘實近年所未有之變竊想關
輔震驚上軫 宸衷區區遠臣封疆有守旣未能親率
戎行除兇雪耻又未能百舍重趼西赴 國難敢以一

价行李浮海前往恭申 問慰之禮兼陳小邦孤危悶
蹙之狀以冀 聖明哀憐垂察焉仍照小邦朝聘之路
必由遼東討出都司勘合驗票及護送文引方可得達
而壬辰兵亂之後小邦仰如父母 天朝視同內服有
事必稟有呼必應節賀例行之外冠蓋絡繹往來無阻
即今兇賊方據遼城陸路已阻通行不可易期海路有
禁須經奉有 明旨伏乞 命下該部許令泛海通貢
卸泊處所及經由驛遞並命指揮施行為此謹具奏聞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